

261

現代文藝

第

第五卷·第三期

滿紅遺詩選

李滿紅

悼蕭紅和滿紅

他們十九個

田 俤 集

霧·土·星·花

鷓鴣

偉大的命運

有毒的『野玫瑰』

谷 虹



改進出版社發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第五卷·第三期 目錄

滿紅遺詩選

李滿紅

(一〇一)

悼蕭紅和滿紅

靳以

(一〇四)

小說

他們十九個

蘇凌

(一〇六)

鷓鴣

路

凡(一二三)

偉大的命運

蘇聯F·克洛勃作
林取譯

(一二〇)

散文

霧·土·星·花

S·M·

(一二〇)

沙灘上

繆宗羣

(一二九)

燈傍

楊

稜(一二九)

詩選

田儂佬集

彭燕郊

(一二七)

萬人塚

梅夜白

(一二二)

燈

葛

兮(一二七)

書評：有毒的『野玫瑰』

谷

虹(一三八)

現代文藝

第五卷·第三期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廿五日出版

本期零售定價一元

社長兼發行人 黎烈文

主編者 靳以

永安、長汀、沙縣

發行者 改進出版社

印刷者 改進出版社

定價表

零售：

每期一元

預定：(連郵)

三個月三元

半年六元

郵匯不通之處，得以郵票九折代價，惟以一角以上者為限。



哀蕭紅

在天國的花園裏，
開了一枝永恆美麗的花朵；
但在這人間的大地上啊！
却有一枝同樣美麗的花朵
含着露珠凋謝了。……

我彷彿聽見：
那個科爾沁草原的詩人
在為妳痛哭啊！
那南國的海濱，
在黑夜裏襲來的，
那瘋狂的風潮和雷雨。……

啊，
妳呼蘭河的女兒！
妳那雙水汪汪的眼睛，
真地閉上了
不再為他張開了麼？
妳躺在那南國的墓穴裏，
真地睡着，永遠的睡着，
不再微笑地

醒來了麼？

今晚，
我是站在這高原的江邊上，
向星光的遠天
在悽然地思念着妳啊！

山的那邊
亮着一顆星。
她是那樣的奇異和美麗！
那智慧的光芒如海島的燈火
在燃燒地閃爍；
她彷彿在幻想：
那黑夜裏的太陽
在放大着自己。
但她却終於
祇發了一條帶着血光的火線，
悄然隱逝了。……

啊，
這就是妳的命運麼？
今晚，我站在這高原的江邊上，
在悽然地思念着妳啊！

李滿紅

那顆隱逝的星，
是會再出現的；
可謝世了的妳，
却不能再返回人間了！

對於死，
這戰爭的年代
我是不常悲哀或感動的；
但如妳那青春的天折，
我却要向蒼天怨訴了！
啊，那些陰險和邪惡的
為甚麼還都活着？
那些凶暴和殘忍的
為甚麼還都活着啊？

假如真有陰間，
我要闖入那森羅寶殿，
把那個閻王拖下寶座來，
瘋狂地問：
「為甚麼，
那殺人放火的惡魔
不讓他死於……
為甚麼，

那荒淫無恥的強盜
不讓他死？
却偏讓我那善良的紅姐，
夭折了啊？」

但陰間是不存在的，
我祇有悲憤地痛哭了！
啊，人世間的生與死
永遠如此的麼？

在天國的花園裏，
開了一枝永恆美麗的花朵；
但在這人間的大地上啊！
却有一枝
同樣美麗的花朵，
含着露珠凋謝了。……

一九四二，五月西北。

春天小唱

春天

春天，
戰場開花，
戰鬥開花；
戰場的花是芬芳的，
戰鬥的花呀，
美麗！

我們，
在戰場上，
以戰鬥的花朵，

自由的蝴蝶。
招引

謎

她走的時候，
留給我一個謎：

「你猜呀，
我帶去你一件東西，
紅色的。」
……

我猜不着，
她笑了……
後來我覺得，
我的心讓她帶走了；
她是到前方去的。

想

有些人問我：
「你常常低着腦袋，
老想甚麼呢？
有難言的心思
和失意的悲哀吧！」

我搖搖頭，
笑着……

蜂巢

在我思想的園子裏，
有一個蜂巢呢。
常常，

那些小蜜蜂，
就閃着明亮的小翅膀，
飛到甚麼地方去了。
甚麼地方有花呢？

金色的，
血色的，
各式各樣的。

花都有花汁；
唱着快樂的小調，
蜜蜂就嗡嗡地
勞作了。……
在我思想的園子裏，
有一個蜂巢呢。
那裏有毒辣的針，
也有香甜的蜜。

光明

在太陽下，
我的伙伴越多
我越覺得

光明……

冰霜

我愛想像，
那地方的冰雪，
那冰雪是被陽光
美化了的，
那冰雪有寒冷的美麗；
那寒冷的美麗呀！

不凍死
勞動的人。

愛

可恨的女人哪！

妳怎麼

將我這血色的愛，

抹在嘴唇上

向別人笑呢？

去妳的吧！

戰場上有比妳

更美麗的。

蝴蝶

在菜花上，

我捕了一隻蝴蝶；

可是我又讓牠飛了！

因為：

我雖然愛她的美麗，

却又想起了

自由。……

安琪兒

想給我

插上尾巴，

用帶血的鞭子抽打，

讓我俯下身子，

把兩手爬在地上

像牛馬一樣喘息嗎？

但我却幻想：

從脊背上，

生出兩個

巨大的翅膀，

在藍色的天空上

安琪兒似地飛哪！

假如這是不可能的，

那麼讓我

躺在春天的戰場上吧！

因為我那開着血花的創口啊！

在親吻着

勝利。……

黎明的使者

(一個北戰場的小故事)

黎明的使者，

從草原上那望不見的邊際

遙遠地奔來；

揮着一條陽光似的鞭子，

在驅策他那騎着的

銀色的馬。……

這年輕人是那麼英俊；

眼睛明亮得

比黑夜的星光還迷人！

那為晨風所吹撫的臉孔上，

閃着朝霞一樣的

可愛的紅光。

他的行程是遙遠的，

而他的馬又是那樣迅速的，

祇一瞬間，

他就看見那偎倚在山坡上的

那個茅屋的小窗子了。

飛奔的馬蹄慢了下來，

這年輕人不知為甚麼在微笑地

向那小窗子望着；

終於，那銀色的馬停下了，

被拴在一棵松樹上

從鼻孔裏呼着白色的霧氣。

年輕人去到那小窗前，

把窗紙輕輕地敲着；

他並沒有驚醒

那躺在旁邊的羊羣，

那隻花狗看見這年輕人的影子，

嗅嗅他身上新鮮的氣味

就閉上眼睛不吠了。

裏面的人打開了窗子，

啊，一個美麗的

剛梳洗完畢又剛照過鏡子的，

牧羊女的面影，

讓這年輕人

在擁抱着狂吻。……

但行程是遙遠的，

那銀色的馬又是迅速的，

祇一會兒的工夫，

那年輕人馬背上的身影，

就在草原的另一個邊際

望不見了。……

一九四一年十月西北。

悼蕭紅和滿紅

靳以

對於死，
這戰爭的年代，

我是不常悲哀或感動的；

但如你那青春的天折

我却要向蒼天怨訴了！

滿紅：「哀蕭紅」

你在六月一日刻下你哀慟的怨訴，在遙遠的西北高原上，而二十一日Y的來信上却告訴我你在十一日便捨棄了你青春的生命，走向無涯的永恆了。

比起蕭紅，你是更「青春的」；可是你已經死了兩次，你的第一次的死是我從陌生人的信中知道的，還不是他告訴我什麼，只是在那中間有一張油印品，為爭取大學貸款的呼籲，在那中間說到，為了貸款被停止就絕食自殺了。當時我非常着急，（我想那個寄信的人再也不想不到我為這個保證所打動）我還記得我一面抓著頭髮一面在斗室中焦灼地徘徊，我還不斷地喃喃着：

「傻孩子，為什麼自殺呢？為什麼自殺呢？生命不是更該寶貴麼？那點錢，錢算得了什麼東西？真傻，真傻！……」

我忘記了你原來是一個從東北逃出來的一個苦孩子，你的家是被敵人扼住了，依靠延續你的生命的，只是國家按月給你的恩給。在這恩給之下，我知道，像你同樣從東北逃出來的苦孩子有許多許多。我想：如果我也是仰承那恩給過活的，萬一停止了，我還有什麼路呢？這樣我就再也不能說你傻了，（我說他傻，本來也沒有一點輕蔑的意義，）我只急急地寫信給Y，後來從他那裏我纔知道你是死了一笑，却又活過來，而我却一直到接著你自己寫來的信，充滿了感激和謝意，我的心纔放下，我總想人是不應該這樣平白死掉的，尤其像你那樣

年青的人——可是在我的記憶中，連你的身材面貌都模糊不清，我記得我只見你一次，那全是突然的，那時候我也住在那個小鎮上，你從茶館中出來迎着我，說出自己的名字，要我給你寫幾個字，我只記得你的身材很小，面容清瘦，說起話來也很文靜，身上穿了一套褪了色的破制服……那時候你就是準備到西北大學去。我還記得那時我心裏只有一個念頭：「到西北去也好，總算是回到北方去，將來有一天回到家鄉去也近便些。」這與其說是為你想，還不如說是為我自己想，北方人總更眷戀着北方的土地。

但是眷戀着北方的土地，并不一定要飛到土地的懷抱中去呀，當你想念不見的家園的時節，抓起一把土來嗅嗅也就是了，那雖然不是關外的黑土卡拉，也是乾燥的黃土壤，不比這江南的，濕濕的，滲和着多種菌的，不宜人的黏土的。難說你固執的個性，一定要騎到那上面去纔覺得安心，纔覺得無所記掛，無所喜，也無所憂，更輕蔑地把人世間的一切毒害丟在不能追隨你的人世上麼？你忘記了你的青春，忘記了你原是人間光明的歌者，當你安甯地躺在地下了，誰還能拿起你的號角吹奏呢？我知道，歌者是不會斷的，但是誰能像你唱得那麼粗獷，那樣熱情，那樣向着真理和正義？別的歌者也該為了你的緣故，嚼嚥了他們的歌喉，我記得Y的信就是這樣寫着的：「他病死在醫院中，我以為這是一個噩夢；可是他真的死了。我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是的，一個真心的同伴的死亡，是會引起生存者更大的悲哀，死去的人是什麼都不記得了，却把悲哀留在人間。

如果能把悲哀留在人間，也還算是活在人的心上。（就是極少的人也算數的）可是有的人也會在這世上忙碌了三十年，至終，死了，連生前以為是最親近的人也未必記得，把活着的記憶完全被拭得乾淨了，那纔是人間的大悲哀！

我記得她從香港是這樣寫來的：「謝謝你關切我，我沒有什麼大病，就是身體衰弱，貧血，走在路上有時會暈倒。這都不算什麼，只要我的生活能好一些，這些小病就不算事了。……」

可是就我所知道的她的生活就一直也沒有好過，想起她來我的面前就浮起那張失去血色的，高顴骨的無歡的臉，而且我還記得幾次她和我相對的時節，說到一點過去和未來，她的大眼睛裏就蓄滿了淚，一轉一轉地，幾乎就要滴落出來了。

有一個時節她那個叫做D的人同住在一間小房子裏，窗口都用紙糊住了，那個叫做D的人，全是藝術家家的風度，拖着長頭髮，入晚便睡，早晨十一二點鐘起床，喫過飯，還要睡一大覺。在炎陽下跑東跑西的是她，在那不平的山城中走上走下拜訪朋友的也是她，燒飯做衣裳是她，早晨因為他沒有起來，拖着餓肚子等候的也是她。還有一次，他把一個四川潑刺的女用人打了一拳，惹出是非來，去調解接洽的也是她。我記得那時她會氣忿地跑到樓上來說：

「你看，他惹了禍要我來收拾，自己關起門毛起來了，怎麼辦呢？不依不饒的在大街上嚷，這可怎麼辦呢？……」

「又要到鎮公所回話，又要到醫院驗傷，結果是賠些錢了事，可是這些又瑣碎又麻煩的事都是她一個人奔走，D一直把房門關得緊緊的，正如同她所說的那樣「好像打人的不是我！」

可是他自有他的事情，我極少到他們的房裏去，去的時候總看到他蹲縮在床上睡着。蕭紅也許在看書，或是寫些什麼。有一次我記得我走進去她放下筆，爲了不驚醒那個睡着的人，我低低地問她：

「你在寫什麼文章？」

她一面臉微紅地把原稿紙掩上，一面也低低地回答我：

「我在寫回憶魯迅先生的文章。」

這輕微的聲音却引起那個睡着的人的好奇，一面揉着眼睛一咕碌爬起來，一面略帶一點輕蔑的語氣說：

「你又寫這樣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

他果真看了一點，便又鄙夷地笑起來：

「這也值得寫，還有什麼好寫？……」

他不顧別人難堪，便發出那奸狡的笑來，蕭紅的臉就更紅了，帶了一點氣憤的說：

「你管我做什麼，你寫得好你去寫你的，我也害不着你的事，你何必這樣笑呢？」

他並沒有再說什麼，可是D的笑沒有停止。我也覺得不平，便默默地走了。後來那篇文章我讀了，是嫌瑣碎些，可是他本該說，尤其在另一個人的面前。而且也不是那寫什麼花絮之類的人所配說的。

當她和D同居的時候，在人生的路上怕已經走得很疲乏了，她需要休息，需要一點安靜的生活，沒有想到她會遇見這樣一個自私的人。他自視甚高，抹却一切人的存在，雖然在文章中也還顯得有茫昧的理想，可是完全過着爲自己打算的生活。而蕭紅從他那裏所得到的呢，是精神上的折騰。他看不起她，他好像更把女子看成男子的附庸。她怎麼能安甯呢，怎麼能使疾病脫離她的身體呢？而從前那個叫做S的人，是不斷地給她身體上的折騰，像他那些沒有知識的人一樣，要捶打妻子的。

有一次我記得，大家都看到蕭紅眼睛的青腫，她就掩飾地說：

「我自己不加小心，昨天跌傷了！」

「什麼跌傷的，別不要臉了！」這時坐在她一傍的S就得意地說：「我昨天喝了酒，藉點酒氣我就打她一拳，就把她的眼打青了！」

他說着，還揮着他那緊握着的拳頭做勢，我們都不說話，覺得這恥辱該由我們男子分担的。幸好她並沒有說出：「女人原要打的，不該怎麼可以呀」的話來，只是她的眼睛裏立刻就瀰滿盈盈的淚水了。

在我所知道的她的生涯中，就這樣填滿了苦痛。如今她把苦痛留在人間，自己悄悄地走了，應該這苦痛更多地留在那兩個男人的身上。可是他們，誰能爲她而真心憫哭呢？我想更深地記得她的遺骸是那些在生活上和她有相當距離的人

所以她的死，引起蕭紅的眼淚，滿紅自己也想不到，不久他也和她走上一條路，把悲哀留給我們這些生存的人。我們并不只憐無謂的哀傷，因爲我們也了解生命不必吝惜，但是生命的虛擲是可憐。他們的寶貴青春的青春的生命，却是默默地虛擲了。

廿四年七月廿八日

他們十九個

蘇凌

炮聲愈來愈響了，機關槍的嗚叫在深夜裏更清晰可聞，像一口氣喘不過來似地連放着；突然一聲大炮，把房子都震得微抖，劉把悶得通體是汗的腦袋從被窩裏鑽出來，低低地向上舖叫着：

「張，張，你睡着了沒有？」

「我沒有睡着，——」張清醒地回答着：

「怎麼你的聲音有點不對？」

「你，你聽見沒有？」

「我聽見了——」張還是很鎮定地回答，

「夜靜了，分外聽得清楚。」

「是的，一點也不錯——」睡在另外一架高舖上的李回答着，他也是沒有睡着過，「——校長要我們鎮靜，他說過即使有什麼危險，他也準備和我們一道死，那我們就不必怕了。」

「哼，那倒不一定要相信，」張笑了笑說

「到時候他還不是可以坐小汽車先跑？再說，再說，……」

正在說着的時候，鐘聲毫無規則地響起來

，李立刻從床舖上跳下來，嘴裏還在說：

「這一定是校長召集我們開會，我們的校長不會忘記我們，你看是不是？」

他跳到地上，一隻手把睡在下舖的王推了

一下，睡得正好的王極不情願似地咕噥着：

「吵什麼，睡眠的時間該好好休息，人家

睡得很！」

「起來吧，起來吧，校長在召集大會了。」

「？」

「召集大會？這深更半夜召集大會做什麼？」

「？」

「不要儘發問，事實不全和理論符合的，你聽，你聽——」

這時炮聲，機關槍聲，鐘聲還有雜沓的人聲混成了一片，窗戶上還不時閃着火光，他們都起來了，這一個房間原來是六個人，除開了三天前被汽車接走了的軍官的兒子伍，還有那個沉默寡言的申也爬起來了，張順手把那盞小

青油燈點起來，在那搖幌不定的火光下，人們的心更顯得紛亂無主。

「這怎麼辦呢？這怎麼辦呢？」

年紀最小，胆子也最小的劉不停地喃喃着

，他像是對所有聽到的人發問，又像只是說給自己聽的。

「不要急，總歸有路的，——至少我們還有兩條腿，我想，我們不會走到絕路。」

張肯定地說，他的年齡比較大一些，頭腦也很清楚，在他們幾個人中間，他一直是被看

成老大哥的。他接着又說：「走吧，我們去看

看。」

那個兼做禮堂的飯廳，已經擠滿了人，在

微弱的燈光下憧憧的黑影錯雜地絞着，人聲很

嘈雜，站在那臨時搭起來的講台上的一位同學

力竭聲嘶地叫着，可是眾人的聲浪，很容易地

把他的話淹沒了。還是別人遞給他一個傳聲筒

，他的話語纔在轟喧之中傳到聽者的耳朵裏：

「同學們，……我們要守秩序呵……這樣

子不成的，……這麼吵算什麼事，……」

他的話纔說完，下面更大的聲音就給他一個

回答：

「你要我們安靜地等些什麼呀？校長也沒有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時李低低地在張的耳邊說：

「原來不是校長召集我們開會呀！」

「誰說是的，也許他自己早就偷偷地跑了。」

「來了，來了，……」

更大的聲音，像潮浪一般地湧起來，吸引着

着每個人的眼睛都朝門口望去，校長穿着有條

子花紋的睡衣，正由兩個同學扶着向講台上

走去。他那矮小的身軀，使人看不見，只見密

集着的同學們，閃退出一條路，不久，那個發

亮的頭便在油燈下閃着了，他好像起身得很

倉促，眼鏡也沒有戴，腳上套的還是一雙舊

鞋。

最初，他還顯得有一點惶恐，不知怎麼是

好的樣子，他的嘴翕動着，兩隻手張開做勢，

可是他的聲音完全沉在更大的嘈音中；過後他

的精力恢復了，他也把那個傳聲筒套在嘴上，於是大家斷斷續續地聽到他的話：

「你們先要安靜，……沉着，……慌亂是不可以的……你們要服從，……必須要守紀律……」

可是不知從那裏冒起一聲尖銳的呼喊，打斷他那沉悶的語調：

「校長，現在不是說空話的時候了，敵人已經快要打過來了！」

「我自有辦法，我自有辦法，……」校長一面搔着他那禿亮的頭皮，一面像很有把握似地回答。

「有什麼辦法你也該說出來了！」

「我說，我說，……你們靜一點下去，我說……」他的肩膀聳起，乾咳了兩聲，然後用手掌摸着他那幾根稀疏的鬍子，若斷若續地說着：「……敵人若是來了，……我們，……我們可以退到山裏去，……再穩當也沒有，……過些天，……敵人撤退了，我們又回到這裏來……那不比什麼都好。」

爲了增強別人的信仰，他曾帶出充滿自信的笑容；可是這一切都沒有用，還是有人嚷：

「我們又不是老百姓，到山裏喫什麼？萬一敵人不撤退，我們不都要活活餓死！」

「我跟着你們，……我總對得起你們，……我和你們死在一處……」

他用那瘦弱的手，拍拍那挺起來的虛弱的胸膛，表示他負得起一切的責任。

「你要死，我們可不愛死呵！我們都還是年青人！……」

「什麼？什麼？……」他提起那沒有底氣的嗓子吼着，「我死了，別人都知道，因爲我是一個有名的教育家；你們死了，算什麼？誰知道你們這些毛孩子？……」

「打死你這個老東西，打死你這個老東西！」

立刻人聲像要衝破屋頂似地響起來，人羣也像不平的海似地擁動着，張拉拉站在身邊的劉，低低地說：

「我們出去吧，你通知他們一聲，在這裏沒有什麼結果，」

他們就又擠到外面，夜氣是清新的，可是槍炮的聲音更繁密了一些了，偶然還有一聲大炮，在空中轟隆隆地響了一陣，過後就在附近的地方爆炸了。

「情形不對了，我們得打定主意，——走！」

「好，走，」「走，」「走！」

幾個人都應着張的話，只有劉很憂鬱似地說：

「那怎麼通知家裏呢，將來走到什麼地方都不知道，……」

「不要管那些吧，總之我們既不願意無謂犧牲，又不準備做順民，那我們只得——走！」

王也肯定地說，他們就一齊匆匆地走回寢室，纔跨進門，張就像命令似地說：

「我們儘五分鐘之內，把簡單的行李檢好，天不亮就出發，記住，東西不要多帶，免得路上也要丟掉，一定要自己能背得起，我們這

一趟是走一條困苦的路。」

他們都各自忙着整理行裝，只有申呆呆地坐在床邊不動，他把手指放在牙齒間咬着，好像在想甚麼似的。

「你爲甚麼不動？」

張關心地問着。申就微笑地回答：

「我沒有甚麼好帶，有的你們可以分給我用，我空着身子，隨時都可以幫你們的忙。」

「萬一我們走散了怎麼辦？你還是收拾一點應用的東西吧，譬如被單，換洗的衣服，我知道你又要爲別人服務，可是你多少也得想到自己一點，這個時代，過分自私當然極不好，可是一點也不爲自己打算，也有得苦樂！」

申似乎被說動了，站起身來檢點着，那邊劉却把一個很大的包裹，拖到背上，壓得他簡直站不起來。

「你怎麼弄了這麼大的一個行李！」

張趕緊過去幫助他把那個大包揪放下來。

「是甚麼呀？怎麼這樣重？」

張也驚訝地叫着，劉就囁囁地回答：

「沒有甚麼，帶了點冬衣，還有……還有兩本書，一本字典！」

「唉，把那些都放下吧，我們要步行幾千里，怎麼能帶那許多東西！將來我們自然有衣服穿，有鞋穿，國家不會不管我們的。」

張一面說，一面幫忙劉把不必要的東西檢出去，那裏面還有三雙鞋，一隻柔軟的大枕頭。

「你看你，真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他們匆促地整理好，就各自把行囊背起，

貪婪地望著那空洞的寢室，低低地向它說一聲再會，就向着校門走去，纔走出校門，劉忽然像記起了甚麼極重要的事情似地說：

「我們還忘記到訓導長那裏去請假！」

「還請的甚麼假，餓孩子，我們不知道甚麼時候纔會再回來呢！」

誰這樣帶一點吝嗇的口吻說，可是在話語的中間却充滿了溫撫和一點傷感。

纔一跨出來的時節，只覺得一片黝黑，可是定了定神，就看到那躺在星空下發白的大路了。

「不知道他們的會開完沒有？」

誰那癩心地说，也不知道誰就這麼簡捷地答着：

「不會完的，敵人到了門前，會也許還開不完！」

夏夜涼爽宜人的氣流，洗浴着他們的全身，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兩條腿很靈便，很快地就把那座隱在山脚下校舍的黑影失去了，誰還在用嘴唇噓着一支進行曲，他們的脚步自然地就合着節拍向前。

「這樣走路倒很愉快的！」

劉高興地說，王接着就像給他一個警告似地說：

「路還長着呢，得把苦樂均勻一下子，免得以後要擱嘴。」

於是他們又都沉默下來，連噓着口哨的人也停止了，只是那單調的脚步聲，在那沙石的公路上察察地響着。

「看，天快要亮了！」

張叫着，順着他的手望到東方的天邊，在那黯黑的邊緣下，好像有一盞明亮的大燈照着，那光芒，甚至於顯着飛到天空上來了。

「我們已經走了一夜！」

王得意地說着。

「哪裏有一夜，我們出發的時候已經將近三點鐘了，現在還不過四點多鐘。」

「那我們不過纔走十多里路！」

劉又帶着哭喪的調子說，他的心中也想着足走了一夜的。

「我們是要到×鎮去，再有十里路就到了，到那邊，也許還有車子可坐，——」

張像是安慰他們地說着，這時，天更亮起一些來，大而紅的太陽，不時地從天邊跳上來，隨着又隱沒下去。路的前面，閃出一個人的影子，漸漸地清晰了。

「請問你，到×鎮去還有好遠？」

他們攔住那個匆忙行走的鄉下人，張向他問着。

「還有六里路，打回頭，不要去，不要去，……」

那個鄉下人急得連話都說不出來，反倒把兩手一張，想把他們五個人攔回去。

「有甚麼事情了？」

「鬼子兵來了，他媽的，我給他們積了一夜子彈，——」

「是真的嗎？」劉驚詫地問着。張却鎮定地問他怎麼知道是日本兵。

「唉，那些不是人的東西，管我們叫『豬』，我們的軍隊向例是叫『老百姓』的，回去

吧，回去吧，不信你看那個山頭上，——」
那個鄉下人朝西邊的一座遠山上一指，山腰的小徑上正有幾十個蠕動的黑影，一面有紅點的旗子也在晨風中飄動。那個鄉下人的眼力像是特別好，他就一五一十地說着：

「都是便衣隊，你看，正在下馬呢，不好了！他們架起炮來，炮口正對着這條大路，我們趕緊走呀！」

「走到那裏去，我們跑不過炮彈呵！」

「不要緊，我領你們走小窩翻山，過去這

個山頭，鬼子就看不見了。」
他們丟開那條平坦的大路，折向田畦中去，在叢林的後面，一條狹窄的小徑從地裡起，纔走到這里，申就向張說：

「我到學校裏去一次，我們約好一個地點相見，——」

「你到學校去做甚麼？」

「我通知他們，敵人已經來了，要他們趕緊走。」

「唔，他們又不是呆子，不願意做順民的人早就該走了，像校長那種懷着苟安的心理的人，你用鞭子也趕不動他！我們還是趕緊走吧，免得被敵人追上。」

申不再說甚麼，劉却又纏着眉頭怨聲地嘆起來。

「這可怎麼走呵？簡直沒有路，滾下來連性命都保不住！」

「走吧！不要多說，——」王像說教似地開始他的話，「路原來是從沒有路的地方開闢出來的，我們必須用堅強不拔的意志克服當前

的一切，困難、不可臨難苟免，我們本來走的是一條艱苦的路，——却是一條向上的路，向上自然要用加倍的力氣，向下當然就容易些，……」

「算了，算了，誰也沒有請你演講！」

連那個沒有主見的李，也覺得他好笑，就連王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大家都笑起來，那險峻的山路也就在腳下過去了，只有那個鄉下人，不知道他們在笑些甚麼，好意地向他們說

「先生們，可小心點，手脚要穩，出了事可不是好玩的，也不得笑謔，山有山神，路有路神，出門人總得求順，……」

他們並沒有完全聽從他，還是笑着唱着，不久，吁喘使他們的呼吸都覺得迫切，他們纔只默默地不斷地擦着臉上的汗向上攀緣。

「好了，我們歇一口氣再走。」
那個鄉下人在路傍的一個小石墩上坐下來，他們纔像得了恩赦似地停了脚步，就着樹根坐下來。張文和劉說：

「你看，你看，上去的路雖然困難，下去的路却更危險，我們停在這里，也不過是暫時的事，我們還要準備全副的力量向前！」

聽着他的話，他們四個都堅定地笑着，用手掌抹去臉上不斷流淌下來的汗水。

最後的晚霞也失去了那鮮豔的色彩，轉成紫，轉成黑灰了，四野的天邊升起一片迷茫，青色的天成為淺灰了。沒有月亮，只有一顆明

亮的太白星掛在南方的天空上。他們還沒有找到大路，只是順着正確的方向朝前走着，那個鄉下人領他們翻過了那座山，就指點他們該走的方向，自己走開了。他們就是在沒有路的路上走了一整天。

人真的是疲憊了，兩隻腿在高低不平的路上走着，像平添了百八十斤的重量，恨不得能把自己的腿放在肩上擡起來走。抬起頭，望着前面，又是一座山把視線遮住了，眼睛所看到的，沒有一座村莊，連一座野廟都沒有。山坡上冒着一大股烟，王很高興地叫着：

「好了，好了，前邊有人家，你們看那炊烟！」

他們真的就鼓起了興趣，可是看了看，一個人說那是燒山的烟，每個人就又啞然地低頭。

「哎喲！」
劉突然地驚叫一聲，原來他的腳踏到水田裏去了，他幾乎跌到裏面，張趕緊拉他一把，纔把他從泥水中拖出來。

「你看，這怎麼辦？」劉又哭喪着臉說，「鞋裏灌得滿滿的，都是水，一步也走不成！」

「把鞋脫下去吧，打赤腳走好了。」
「我光腳更走不成，——我，我從來沒有試過。」

「我記得你的行囊裏還有一雙鞋，換一雙再走吧。」

張忽然記起來了似地說，幫他解下背上的包袱，要他坐在路邊的一方石塊上，把裏邊的

鞋替他取出來，這時候天就更黑下來了。

「都是你一個人的事，害得大家都要等你，這樣的事是不可以的。」王在一傍抱怨地咕噥着，申正把那泥污的鞋拿到水田的邊上洗着，李站在一傍用草帽當做扇子搗着，張正在爲他把包袱再整理好。聽見王的話，張就一面收拾一面說：

「王，不要這麼說，我們五個人既然走一條路，就該像弟兄一般，劉的年紀又最小，我們應該把他看成小弟弟，不要說他沒有什麼大錯，就是有了的話，我們也得多原諒他，……」

「那樣，不使他的依賴性更大了麼？」
「不要那樣說，他不過是從小嬌養了的，沒有受過這樣的苦，我相信不久就可以把他磨煉好了。你只責備他一點用也沒有，我們應該盡力幫助他，漸漸地他就自己能幫助自己了。」

「事實上天可是全黑下來了，我們如何走路呢？」

王還是有點不服氣地說，可是張又說：
「就是他不到泥裏，我們也得摸黑路，我們不能把責任都推在他一個人的身上，——好，現在我們可以走了，今天我倒肯負責找到睡覺的地方，你們隨着我走吧！」

天真是黑得什麼都不見了，魚貫地向前走着，只是看準了走在前面的白衣服的背影；張走得并不快，可是走得很穩，只要依了他的脚步向前，從不會失足。

應和着他們因飢餓而有的腹鳴，青蛙和不知名的虫也喚活地叫着，藏在林中的貓頭鷹，

更發着不愉快的聲音。入了夜，炮聲又可以聽到了，——這時候他們連炮聲也感到一點親切，因為有炮響的地方，總該有人的，他們現在却正行走在蒼莽的大野中，沒有月亮，沒有燈，也沒有平坦的路，誰也料不定這一夜他們是否能從這黑暗的海裏浮泳出去。

他們默默地走着，每個人的眼睛只牢牢地釘着走在前面的後背，過了一些時候，不知道誰有那餘裕把眼睛抬起來了，便愉快地叫着：

「好了，好了，前面有燈光！」

幾個人同時都停下來，用眼睛搜尋着，果然在左邊的遠方，好像有三兩點燈火，誰又那麼充滿了懷疑地說：

「怕是走路人的吧？要不就是水上的漁火……」

「管他是什麼呢？——」張也頗高興地說，「我們只要奔到有光的地方！」

說完話，他又拔起腳走在前面了。

總算他們摸到了那有光的地方，費了千言萬語才有一隻破爛的柴扉為他們打開，在這幾十戶人家中，他們走入了最窮苦的一家。那個老婦人聽了他們的訴說就像有點對不住他們似地解說着：

「不是我們不肯幫人家忙，家裏成了的人早已出征了，丟下我們婆媳兩個，還有兩個小孩子，怕萬一遇上什麼歹人，連一點活路都沒有。其實我們窮人有什麼怕的，養了兩口豬，種了點菜，逢場逢市的趕去賣一點，我們窮人不怕幫別人忙的，只要能幫得過來，——」

正在說着的時候，一個蓬頭的婦人提來一

桶熱湯，那個老婦人就說：

「這給你們洗洗臉洗洗腳，鄉里人家，沒有什麼好喫的，等一下請你們喫一頓麥粥吧。」

「老太太，你不要這樣周到，我們只求有一個地方睡一夜就好了。三更半夜地打擾您，心裏真是很不安！」

「不要說這些話，先生們，鬼子來了我們也要逃難的，但盼那時候能有一份人家收留我們一晚。唉，這亂世的年月，什麼都保不定的呵，——我，我出去了，讓你們方便一點。」

那個老婦人走出去，劉就和張說：

「我想哭了，——她像我的祖母，我的祖母的心地也這麼好，——」

「你的情感不能這樣脆弱，哭是弱者的行為。」

王又把他的理論拿出來了。

「我的腳也使我發哭了，那該不是情感脆弱的吧？——」

劉也有點不服氣似地說，張就很關心地問他：

「你的腳怎麼樣？」

「都腫了，鞋子都脫不下來，我明天大概走不成了。」

「不要緊，等一下用熱水洗洗，休息一夜自然會好的。」

「來，你先坐到這床上。」

申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已經把那張蓋滿塵土的大木床打掃乾淨了，還把乾草舖在下面，把帶來的被單舖在上面。

「今天晚上你們四個睡在床上，我在下邊好了。」

「四個也睡不成，就要你們三個睡吧，我也睡在地下，——」張也接着說，「我們大家快點先洗臉，後洗腳，等一下主人又要進來了，不大方便。」

他們忙着洗，只有劉躺在床上，輕微地哼着，申就替他絞了一把手巾，送到他的面前，等他坐起來擦過了，申又為他捧一盆洗腳湯。劉也怪不好意思，又不知道怎麼說好，他只好問詢似地說：

「你的腳不痛麼？」

「我，——」申仰起頭來回答他，「我不痛，我走慣了，小時候在家裏讀小學，來回要走三十里路，還是赤腳，——」

「我想從前要多受點苦就好了。」

「不，你年紀小，不是你的過失，在外邊，你該是我們的小弟弟，——」

這句話正打在劉的心上，眼淚又在眼圍裏轉，可是怕王又要批評他，他只是把頭低下去，輕輕地說：

「我真心感謝你。」

「不要說這樣的話，——」申笑着說，「我不要別人謝我，我能盡一分力就盡，我自己喫得苦，我只希望別人能過得好些，我想你的腳洗過一定好些，好好睡一夜，明天就走得路了。」

說過，他就把他洗過的那盆水端起倒在外邊了。

蚊蟲和跳蚤都不能打擾他們的安睡，一直到太陽從沒有紙的窗格照到他們的臉上，他們纔一個個地揉着眼睛醒了。劉低聲問着睡在他身旁的李：

「你聽見沒有，隔壁有人住，打了一夜的鼾。」

李笑着和他說：

「那不是人，那是豬！」

「怪不得我聞見一股臭氣，太不衛生了！」

王很不高興地坐起來跳到床下。

「不要多說了，有人收留我們，就是好事，——我們快點起來收拾，趕早走，免得又打擾人家。」

「我的肚子餓怎麼辦呀？」

「來了，來了，——」那個老婦人和一個中年女人各自提了一個木桶走近來了，「這是熱水，那是粥，別的也拿不出來，喫了再走吧。」

這時劉倒覺得難為情起來了，臉微微地紅着，那個老婦人却還好心他說：

「清早起來，我在窗戶外邊偷偷看你們幾回了哩，看你們睡得那麼香甜，我也不忍驚動你們，——你們還不都是有錢的哥兒，哪裏受過這樣的苦！還不都是鬼子害的，家不成家，沒有一日安甯。這孩子的爸爸，派去打仗了，前年還有信，從去年就沒有消息了，誰知道是怎麼回事？我們也看穿了，盼着這小的長起來，能下地，不使地荒了，也就是了，他哥哥十七歲，清早進山砍柴去了，這孩子十三了，

還拖着鼻涕，你看醜不醜？」

她叨叨地說着，一把還把那個在門口探頭的髒孩子抓進來。那孩子要笑不笑要哭不哭地想掙開去。

「不要跑，沒有出息的東西，長大了你也去進洋學，你看先生們都多麼好！——噫，我儘顧說話了，就誤你們喫飯，你們喫了還要趕路的。」

「不要緊，不要緊，——老太太，請問你走大路朝哪一個方向？」

「我們鄉里人管鋪石板的就叫做大路。我知道，你說的是跑大汽車的路，出門朝東南去，十多里路就是大路了，順着大路向前走吧，聽說能走到好遠的地方，好，你們快點喫早粥吧。」

他們匆忙地洗了臉，喫過粥，各自把行囊又整理好束在背上，劉起初還在就心鞋子會穿不進去，可是聽從張的話，勉強地把腳伸進去了，踏到地上，只覺得有一點脹，也不覺得疼了。他愉快地笑着，眼睛閃着高興的光輝。

「經過這一次苦，以後你的腳再也不會痛了。」

張也鼓勵着他，他們邁出這間茅草房，清晨眩目的陽光照耀着他們，她們三個也從房裏趕出來送着他們。張走在後面，羞澀地把兩張鈔票偷偷地送到那個老婦人的手裏，沒有想到她倒大聲叫起來！

「這是做什麼呀？我們這裏不講究這些的，收回去你們自己用吧，上路人要用錢的，我們要錢沒有用。我們留這點善緣吧，這亂世年

月，什麼都保不住的，——你們拿去吧。」

老婦人又把錢塞回他的手裏，張的臉全漲紅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拿着錢的手不知道該怎麼辦纔好。那位老婦人却一點事也沒有似地指點着他們：

「順路走出去，你看那邊的一棵大烏柏樹，轉過去，那就是石板大道了，只是一條路，走盡了那條路就是跑汽車的大路了。……」

「我們誠心地謝謝你們。」

在就要分別的時候，他們一齊鞠了一躬，那兩個婦人不知怎麼是好地，驚慌慌地閃開了。

還沒有看到公路的時候，他們就聽見汽車的嗚叫和行駛的聲音，各人的心頭都浮起了一層暗喜，想着也許能搭上車，那麼這苦行就可以結束了，這樣，每個人的精神就更振作起來些，沒有幾分鐘，他們已經跨上揚滿塵土的公路上。

在滾滾的煙塵之中，成串的汽車奔馳過去，路的兩傍，不斷地走着逃難的人羣。有的像他們這樣走着，有的肩着担子，還有推着獨輪車的。還有散亂的士兵，精神疲憊地沿着路走下來，有的顯然是受了傷，血跡還留在那裏，那實在不能走的，由他們的同伴抬在担架上。人們都是向南去，炎陽正把那無盡的公路照成白茫茫的。

他們檢路傍樹蔭坐下來休息，用手帕當做扇子揮着，每個人的臉上都是汗水和泥，看不出行者者的面容，突然有人叫着：

「張，劉，你們也來了！」
一個人跑過來，熱烈地拉着他們兩個的手，遲疑了一下，纔記起原來是二年級的林。

「呵，是你，你也來了，——」

「不止我一個人，我們是十四個，你看——」

林朝那邊一指，陸續地一些人走過來了，他們雖然說不出個人的名字，可是大家都很熱烈地握着手，甚至於擁擁抱了，張也說：

「我們一共是五個。」

於是他招着手，把坐在那邊的三個人也叫過來，他們大家聚在一起了。

「你們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我們就是開大會那天晚上，你們呢？」

「我們也是呵，因為看到那個會不能有什麼結果，就先走了，這一路我們可受了苦！」

「怎麼，怎麼？……」

每個人的東西原來帶得很多，現在都丟了一大半；在路上又不斷地受敵機的掃射，幾乎連性命都送掉了。」

「你們就是順公路走來的？」

「是呀，就是喫了這個虧。」

「我們是走小路，一路倒還好，——」

張纔說到這裏，林就驚覺地叫着：

「敵機來了，敵機來了，快散開，——臥倒，——」

只見見路上的人像被風吹倒的稻子，像跳到水裏的青蛙，紛紛地倒在地上，或是跳到路旁的田裏去，張順勢倒下去了，劉就倒在他的身邊，王一下跳到水塘裏，只把一個頭露在水

面上。

疾馳着的汽車也在樹下停止了，空中飛來的高達聲音，却由遠而近地響着，機關槍噠噠噠地叫着，打起了塵土，打起了水花，打的金屬上發着清脆的響聲，打在人的身上，就苦痛叫出來：「呵呀，我的媽！」

那飛機航駛得那樣低，至於看清了那創子手的面目，可是他們都只好伏在那裏，等候着那盲目的惡運。

飛機過去了，人們又都爬起來，他們又都聚在一起，王曳着一個濕淋淋的身子，不知怎麼是好。還是劉提醒他：

「把濕衣服脫下來吧，換穿短褲背心也可以走路的。」

他就匆速地脫下來泥水染滿的衣服，自有申為他在塘裏洗了洗，擰乾了，替他收好。

「你們預備到什麼地方去？」

林問着他們，張就毫不遲疑地回答着：

「我們打算走到重慶去。」

「我們也是這樣——」

林高興地叫起來。

「好，我們一路走，我們是——」張想了想「十九個」

「對了，我們一共十九個人，只有一顆心；——我們到重慶去！」

路艱苦地遲緩地在腳下一步步地縮短着，太陽一點也不放過他們，炙得他們通身都是熱的，沒有草帽的把濕毛巾頂在頭上，不要多少時候，就烤乾了，不得不蹲在田邊再去浸濕。

這一路輪在路邊休憩的，一拐一拐走着的，組成了不斷的行列，他們都是向着祖國的自由的懷抱中投去。在路傍，搶救出來的彈藥和汽油小山一般地堆着，可是那些奔跑着的汽車，多半是屬於銀行的，××部的，××公司的，裝了箱篋、傢俱、女人、貨物，孩子、甚至於他們心愛的鷄貓狗之類，那些再也不能走的傷兵倒在路邊呻吟着，也沒有一輛汽車為他停住，把他放在裏面，雖然有些車實在是很空的。在這裏，人的自私，貪婪，沒有同情心，卑鄙，完全顯示出來了。

他們也試着想截住汽車把他們搭上去，幾次都沒有成功之後，王就很氣憤地咕噥着：

「真豈有此理，這些混蛋們，他們簡直不是中國人！」

「他們是該罵的，可不是站在我們的立場上，——」張為他解釋着，「論對於國家民族的功勞，我們比不上那些傷兵同志；論價值，我們比不上堆在那裏的汽油彈藥，他們不應該連這些都不顧，——至于我們，我們是青年人，有兩條能跑路的腿，我們還是靠自己走好了。」

「我們要走萬八千里哩！」

「只要是可計算的，那就不怕我們走不到。」

終於，在將近黃昏的時候，他們走到了一個小小的縣城，他們想縣長總能為他們安排住處，便一齊走到縣政府。縣政府早已擠滿了兵和逃難的人民，他們好容易找到一個職員，那個職員，就擱着眉頭說：

「縣長不在，這裏也沒有什麼地方給你們住，你們也不是看不見，這院子裏早變成了難民收容所，你們既然是逃難出來的大學生，我們當然要另眼看待，原來規定每個中學生發兩塊錢津貼，你們呢，兄弟我大胆做個主吧，每人三塊——三九二十七，一三得三，一共是五十七塊，好了，這裏就是……」

他說完從袋裏掏出鈔票來數着，很不耐煩似地塞到他們的手裏，他的眉頭還是緊皺着：

「你們走吧，你們走吧……」

把錢接到手中，木然地站在那裏不知怎麼辦纔好，這正好像一個乞丐從富人家的門前拾起來他們的恩施，這十九個人，怕從來也沒有這點經驗，是退給他呢，是把這不是一飽的一點錢收下來呢？那個職員早已不能忍耐地拔腳走了，可是沒有走好遠，他又匆忙地折回來，極不高興地說：

「忘記了，請你們寫一個收條，我好交待。」

「要怎麼寫？」

「噫，就寫你們是什麼學校的學生，收到××縣政府的補助津貼費，每名三元，共十九名，五十七元……就，就這樣好了！」

他們中間的一個低低地說：

「算了吧，我們不希奇這一點錢，要它做甚麼！」

「我們不管，隨他們怎麼辦好了。」

「我們何必不要呢？我們又不是受他們個人的錢，這是國家給我們的，就是少，——也算數！」

「那我們不真的成叫化子了麼？」

「向個人求乞是可恥的，向國家求乞算不得什麼。哼，他們，他們也不配做我們的恩主，只求他們不從我們的身上沾些好處，也就是了！」

十幾天的步行，把每個人的腳掌磨破了又好，好了又破；睡在荒廟裏的時候也有過，躲在別人屋簷下過夜的時候也有過，大家擠在山頂上的茅草裏戰戰兢兢地過夜的時候也有過。有時他們喫一頓飯，因為錯過了喫飯的地方；有時却有那裏好的飯，又因為沒有錢不能喫。從大小的地方官那裏，接受兩塊，五塊，七塊……看盡了他們那喜怒哀樂的臉。可是漸漸地敵人的威脅減少了，敵機的威脅，也不像一路上那樣頻煩，他們已經越過了險峻的S嶺，從C省到F省來了。

「好了，再走幾天我們就可以到K縣，那邊有××大學，他們一定能好好接待我們一下子。」

他們十九個中的一個這樣說，這話引起了別人的興趣，另外一個又很起興地說：

「××大學，我知道，那裏邊還有我中學裏的好朋友×，到那邊我可以去找他。」

「看情形吧，——這是林在說，「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就到××大學轉學——或是借讀。」

「那也好，那也好，這一路實在喫不消了，到重慶去，怕不還要走三兩個月，我們又不是鐵打鋼鑄的，只是這一路風吹雨淋，就够一

個人受的。」

「如果他們不收留呢？」

這是張打散了他們的興趣在問着。

「那——那再說，那我們再到重慶去。」

「我想，我們還是希望他們能收留我們三天，讓我們好好休息一下也就是了，不可要求過高，免得要失望。」

「同是國立的大學，他們沒有理由不收容我們。再說，我們的程度，也不是自己說，一向就比他們好，他們怎麼能拒絕我們？而且這又是非非常情形，我們千辛萬苦地投來，他們能有什麼理由不要我們，他們既然是些教育家，自然歡迎我們青年人去受他們的教育。」

「我也希望這樣，不過這些都是以後的事，我們還得好好趕三五天的路。」

「對了，這纔是真話，留着說話和幻想的精神來跑路吧。」

可是一經有了希望，在這十九個人中間，有的人，心已經像浮漾在快樂的胸間了，全身都像輕飄飄的，步履也不像那樣滯重了，爲了即來的希望，喫了點苦也不像先前那樣抱怨了，像投巢的倦鳥，像奔赴家的遠遊人，他們只是迅速地趕着路。在他們五個人中間，只有那個愛講理論的王十分熱心，那個沒有主見的李也以別人的意見爲是，認做那是一個可托身的歸宿。恰巧一個好心人指點他們，就去搭了下水船，只是大半天的功夫，就把他們的希望和幻想一齊帶到他們的眼前了。

這是一個相當大的縣城，街市却被逃亡的人擠滿了，都是熟稔的語言，可是聚在這陌生的

的城中；這個陌生的城裏的人，說着他們一點也聽不懂的話，也還能使他們先找到縣政府，領了難民津貼；又找到××大學，那學校，原來是在文廟裏。

魯爾方大虎頭牌似的，在門的左右各貼一張黃紙的大佈告，他們分着站在兩張佈告的下面讀着，這一邊的人讀過了蹙着眉頭，踱到那邊去看；那邊的露着鬆快的心情趕來看這邊的，過後他們就都無精打采地聚在一起了。

「這是自相矛盾！」——王憤憤地說：「天下哪有這種道理？一面拒絕，一面招收，他們是何居心？」

「真豈有此理！——」林也不平地叫着，「既然說圖書儀器不足，校舍不够分配，轉學生借讀生都不要，為什麼那邊又寫着招收新生三百呢？」

「這不是教育家的行徑，這是教育閥！他們不喜歡我們這些異校分子，他們只要造成一派的學生！」

「也許還有別的緣故，」另一個說，「我有一個同學在這裏，我去看看他，問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自告奮勇想進去探詢，可是別人一把拉住他：

「等等再說，你不看有些學生兇兇地守在門傍麼？怕還會生出什麼事情來。」

正在這時候，忽然遠遠有一個人叫着：

「金，金，你什麼時候來的？」

一個人跑過來拉着他的手，他高興得跳起來：

「我正要去找你，鄭，我們這些人纔趕到這裏，你看，我們一共是十九個，從××步行來的。本來還要到貴校借讀，或是轉學的，想不到——」

「走吧，我們回頭再談，我先給你們找一個地方住，」

他向着他們招呼一下，就領在前邊，并不走到校裏，却領他們到另外的地方去，穿過兩條街，把他們領進了一個中心小學裏。

「這是縣政府指定收容學生的地方，登記一下就可以住，每天還有粥喫，我想你們先在這裏住下再說。」

「將來我們入學的事，你能給我們想辦法麼？」

被請求的人堅決地搖着頭，接着他就說：「不要說入學沒有辦法，連借住都不成！」

他頓了頓，又接着說下去：「前天就有××大學的職員，半夜被學生知道了，拖出去一頓打，我真不知道這些人受了大學教育會做什麼事！我也氣急了，要不是因為錢和家的關係，我也要離開這種學校了。」

「怎麼校長也不干涉？」

「我們的校長根本不在學校，不瞞你們說，我讀了一年書，也不知道校長是什麼樣子；學校的事全由一個秘書負責，他有權支配一切——」

「那麼這些野蠻行為他也該干涉。」

「他不但干涉，還鼓勵學生這樣做，他說這是學生的多校精神。這還有什麼話說呢！」

所以我把各位帶到這裏來。小學生們早已都散了，你們可以安心住幾天，休息一下，有路還是向前走吧。」

聽着的人都沉默下去了，他們像被浸在冷水裏，連一句話也嚥得說不出了。

「我真想不到，真想不到……」

誰低低地喃喃着，可是另外一個人忍不住了。

「我們可以去控告，到部裏去控告！」

「控告？他們的理由也許比你的還充足些，昨天聽說有一位督學經過這裏，聽見這件事，連學校的大門也沒有敢進來，悄悄地走了，你看，你看，我們這是一箇甚麼學校？」

「輿論也可以裁制。」

「輿論只裁制和那些記者先生們有關係的事，這些事對他們不痛不癢，他們纔不管呢！」

「那怎麼辦呢？難道就讓他們這樣下去？」

「哼，將來也還是他們的世界呢！」

晚間，他們躺在用四張小書桌拼起來的床上，蚊子嗡嗡地列着陣。那十四個人顯得格外沮喪，圍在一起不知怎麼說些甚麼，他們五個計劃前進的行程，劉忽然向他們說：

「我在發冷！」

就着燈光看到他那轉成灰白的臉，和鉄青的嘴唇，還有那不斷抖着的身軀。他們幾個慌起來，因為他們沒有一張棉被，幸好申從他們十四個人中間借到一張給他蓋在身上，可是他的身軀還在抖着，牙齒不斷地上下擊打着，他

只覺得通身是浸在冰雪的中間，連血管都僵硬了，血也凍凝了；又像是這寒冷是從他的心中，他的骨髓中發出來的，使他的體溫全部失去了。

他們幾個驚恐地守着他，申拉着他的手，張不斷地用手掌摸着他的前額；漸漸地他安靜下去了，他的身軀不再抖了，臉色也轉過來。慢慢兩頰又紅起來，過一下臉也全紅了，通體全是熱的，張就有把握地說：

「不要緊，他在發瘧疾，明天想法子找點金雞納霜喫就好了。」

可是病着的人忍耐不住了，他不斷地呻吟着，他的手和腳揮動着，扯去身上的棉被，拉開自己的襯衣，他的眼睛睜着，眼珠上絡着紅絲，呼出來的氣息也是燙人的，有時他的眼閉起來了，可是高熱使他發着嚙語，他的臉痛苦地扭着，幾次不是呻吟，是大聲喊叫起來了。他不斷地想着他的母親，想着他的妹妹，好像那掃射的飛機一直在他的頭上飛着，子彈打在他的身上，也打在他母親和妹妹的身上，他又大聲叫起來了，那已經是深夜朦朧中他看見甲在爲他揮着蚊子，張也在一傍守護着他。

「我渴，我渴……我的心好像燒起來了，……」

申趕緊爲他倒來開水，他貪婪地喝下去，嘴還不肯放下杯子，又爲他倒了一杯，他又喝盡了，纔無力地又閉上眼睛，張低低地和申說：

「不要緊，喝了水就可以出汗，出汗之後熱就可以退了。」

「那麼你去睡吧，我一個人守着他好了，——」

「他要是出了汗，你也不必守了；若是還不出汗，你到兩點鐘的時候把我喊起來。」

張走開去了，躺到自己的床上，可是他的臉還是紅的，沒有一顆汗珠，他的每根神經都好像被人抓起，騰空懸着，使他的全身得不着一點甯靜，他有時走在險峻的山邊，迎面來了一隻虎；有時又像坐在行經險灘的船上，那船觸了礁。他只懇求着一刻的安甯，他幾乎想哭了，可是沒有一滴眼淚，也沒有一滴汗。

申就是那樣守着他，他並沒有把張叫起來，一直到天亮的時候，他還是睜大眼睛守在那裏。

「怎麼你還在看着他，」

張醒了，一碌碌跳下來，就趕過來問着，把手放在他的額間，就自己回答着自己。

「他的熱沒有退，這是惡性瘧疾。他的嘴唇都燒焦了，照這樣下去不可以的。」

這時李也偷偷跑到近前低低地問着他：

「這病危險不危險？」

「倒沒有甚麼危險，不過發高燒有時會把神經燒壞了，我們又連一個試溫計都沒有，這可怎麼辦？」

他焦急地想着，忽然記起來還沒有睡的中，就向他說：

「申，你去睡，今天的事不用你，把你再熬病了更不是事。李你代替申守着他，我到外面去問一下，看看甚麼病院可以收留，我想一個縣城裏，總該有一個病院的。」

張說完的的地跑出去了，大約過了半小時的樣子，他又跑回來，連他平日極鎮靜的人，也忍不住氣了：

「我，找到一個縣立醫院了，設備也還好，我去見了院長，把病情說過，他也說要住院調養，否則怕轉成別的病症，可是我問到住院手續，他就說要先繳二百元，我把我們的情形告訴他，可是他甚麼都不聽，他只說這是我們的院規，不能通融，還說在這個時候，醫院已經是半慈善性質。他不准我再多說話，簡直是把我攆出來了。你們看，這種東西，我們怎麼辦？」

「這樣真豈有此理，縣立的當然不能只牟利，我們不管，大家一齊去，連病人也抬去，管他三七二十一，送到病院裏再說，看他有甚麼本事再把我們攆出來，……」

他們還沒有說完，申早一翻身跳起來跑到山脚去砍竹子做担架去了。他們是十九個，張走在前面，抬担架的是申和李，別人都走在前後，走在後上的時候，耀目的陽光把他照醒了，他模糊地說着：

「我這是在甚麼地方啊！」

在四天之後，他總算好了，實在再忍受不了院長的催迫，他只得拖着虛弱的脚步，走出醫院的門。他的眼前一片黑，幾乎倒下去，恰好這時他們四個來看，就扶持住他那軟下去的身軀。

「你爲甚麼走出來了？」

「還是回去吧，那個鬼院長一天不知道說

多少話，他說我好了，不該再佔住一床床位。使別的病人不能醫治，我忍不住了，心裏想着就是死了也不再住下去！」

「好是好了，不過他應該要你好好養兩天。」

「不，我還是和你們在一起快活些，我不願意看那張冰冷的臉。」

他們還在說着的時節，申早又把上次抬來的担架桶出來了，就和他說：

「還是我們把你抬回去吧。」

「不，不，我不忍心你們抬着我。」

「理論上固然如此，可是事實上非常需要。」

這是王的話，李笑了笑，和他說：

「想不到你也手開理論顧到事實了。」

王沒有說什麼，他搶着和張抬起担架來，騎在担架上的人，用手帕掩着臉，忍不住哭了。

他回到住處的時候就驚訝地說：

「怎麼，他們十幾個人到哪兒去了？」

「他們走了，已經走了兩天！」

張淡淡地說，劉就覺得很不妥地說：

「那我真對不起你們，把你們累住了！」

「不，我們和他們不同路，他們又——又回到X去了。」

「爲什麼，爲什麼？他們準備去做順民麼？」

「我想那也許不會，他們說回去去打游擊的話我也不相信，他們所以回去的原因，就是爲了這一路的艱辛，還有這種種不如意的打擊，所以他們就回去了。」

「這點苦受不了，還打什麼游擊？」

「是呀，我也這麼說，他們說的都是空話，回去還不是坐在家裏當順民？」

「這就減少我們一分抗戰的力量！」

「也許他們會當漢奸吧？」

「那我倒相信不會，漢奸都是那些變來變去的痞子，他們不會的，不過是受了一點挫折就回頭，這種傾向也不好。」

「我們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

「你們去吧，我累了你們這許多日子，你們丟下我先走吧，等我好了的時候，一個人再上路。」

「好，好，好，好，」大家一齊應着。他們就熱烈地把手緊緊握在一起，那個騎着的劉，只覺得眼眶有些脹，臉頰覺得發癢的，他想把他那被握的手抽出來擦一下都不可能，因爲那十隻手，只是相互鋼鐵一般地緊緊扭結着。

四二年八月四日

新書預告

現代文藝叢刊第三輯

給愛花者（詩集）

幼年（長篇）

偉大的命運（中篇）

赫哲客拉族（中篇）

鳥樹小集（散文）

水上（散文）

姚奔

L. 托爾斯泰著
劉盛亞譯

F. 克洛勒著
林取譯

布德

靳以

雨田

改進出版社發行

田 俵 佬 集

彭燕郊

十字街

田俵佬彭燕郊走在十字街上
 輝煌的十字街，熱鬧的十字街，使人迷蕩
 這無綫電裏傳出的聲音多麼沒有血肉
 那小姐在用洋人的腔調唱中國話的歌
 這風扇裏扇出來的風總夾着銅臭
 那大腹便便的闊老懂得怎樣捧住肚皮坐在
 包車上
 正如同太太們懂得怎樣挽住先生們的胳膊
 走路
 她們都這般樣的露出她們豬油般膩白的大
 腿
 她們那有蠶豆粒般粗的痘疤的膀子够多醜
 呵
 人山人海裏，汽車衝來撞去
 教我那沒見過世面的媽媽到這兒來
 準會急得念起佛
 我那天真的小牛犢要是來到這兒
 準會嚇得跳到半天高……
 而且，田俵佬的我想不通這些：
 爲什麼最熱鬧的大街上
 最漂亮的舖子裏的都是香水和手帕
 賣五谷糧食的店家

卻是在最偏僻的小街，最窮酸的小街
 爲什麼替莊稼人打犁耙和鋤頭的鐵匠舖
 是在最骯髒的小巷，最黑暗的小巷
 而替少爺造新裝，替小姐燙頭髮的店舖
 卻坐落在這樣熱鬧的十字街上

喜鵲

早起，祖母比我還早
 就在庭院裏打掃着了
 喜鵲有很多，在對面
 卅三叔家的厝頂上向我們歡歌
 時而又飛到被朝陽鍍金的
 龍眼樹上去。今天天氣確實好！
 「怪癖的孩子呵，
 你真是沒錢的紙鴿。」祖母開始
 因喜兆而健談了：
 「你爲什麼遊浪得那麼遠？」
 「在你那邊也有喜鵲嗎？」
 「喜鵲一叫，我就想到你要回來了。」
 她老人家總愛這樣沒頭沒尾地
 說一些不可解釋的天真的話的……
 今天有很好的天氣，我要到菜園裏去
 喜鵲有很多，向我歡歌着
 而祖母不覺成我去了

說是夜露還沒有乾呢，足會涼着的

甘蔗畝

最近，村裏流傳了一樁新聞
 是那個牙齒全脫落了，卻終日
 都愛喃喃一些無倫次的獨語的
 老母雞般嚙嚙的老寡婦四孀媽傳出的
 說是葉家的那塊蠶河的甘蔗畝裏
 躲着一隻乳虎和牠底母親
 「母子倆很親熱地抵着各人的肚臍呢。」
 四孀媽這樣繪聲繪影地說着
 也許是可笑的，在平時誰也不會去理睬
 跑到我們平陽上來，吃了許多牲口
 還傷了人——有些村莊
 夜裏都聽不到狗吠了
 還有人親眼見過村後的薯園裏
 印着成羣的虎爪印……這消息教我們擔心
 ！
 兩天過去了，更出奇的新聞又傳出來：
 葉家的兒子在砍蔗的時候，砍到了一隻乳
 虎
 消息很轟動一時，衆人談得津津有味
 但沒有人見到——傳說不過是傳說而已

家庭事

神仙難斷家庭事
 俗語
 家和萬事成，幸福的家庭應該是融融洩洩
 的

不幸的李叔底家卻集了一羣冤家婆媳間，妯娌間和姑嫂間的糾紛永遠沒有辦法解決！總是，每每要爲了一條被踩傷的小雞的腿，一夏打破的碗，一根曬衣竹竿的錯認，或且走一枚鈕扣的失落，而招來許多閑話落得給鄰里在背地裏暗中取笑。叔伯間，兄弟間，父子間也存在着顯然的裂痕，常常要爲田園的基界，祠廟的產業祖產的估年，以至家庭間的細故而口角——甚至兇毆起來！熱中於吵鬧的女人們更每每愛在枕頭邊與波作浪。惡罵男人忘卻骨肉的至愛。破壞了天地間最可貴的天倫之樂……不幸的家庭呵，艱難的生活使人心都變得格外尖刻了。喪失了仁慈的本性，連手足耳目的親族都冷淡得像是不相干的陌路上的生人比陌路上的生人還要不如！

農婦

澆雨節前後幾天內
春雨很及時地落滿了河溝
初晴的日子，農婦們又三三兩兩
到地裏做活了。現在，
她們在荔枝樹下
沿樹蔭蓋着的土墩坐着
歇息着，涼着汗濕的衣衫

很快地交談了起來
開始是關於氣候和收成
過後就談到各人的身世，流年和八字
埋怨起神靈的無知，和命運的冷酷
互相細訴着家常的長短
流着淚，太息着……
在她們背上，那像一包什物似地
被袋着的孩子也醒來了
那樣默頭默腦地亂叫着，啼哭着
那單調的，焦燥的，沈重的聲音
打斷了她們親密的交談，她們開始
輪流着交換擁抱彼此的嬰孩
用粗厚的大手掌按摸孩子底汗濕的軟髮
陶醉地哼着她們樸素的催眠歌……
好像在孩子身上，又一次發現了
什麼難得的，不可知的熱情
什麼強烈的，酣暢的愛……

鷄鳴

一覺醒來，滿耳都是淅瀝的雨聲
東天已慢慢在動了，微曙映在窗欄上
鷄啼了，他們那男性的，次中音的歌喉
在簷滴的和聲裏優美地悠揚着
鷄啼實在是我們鄉間底最動聽的音樂
酣睡得村落得甯靜，不久
我聽見楊姨在外廳開着大門
和小因在廚房裏劈柴的聲音
楊伯也在後廂房敲他的火石
開始吸水煙了，鄰家的牛欄
也唧唧着家畜們底輕鬆的謔語

雨下得更大了，楊姨在埋怨
這不合時的雨……
猛可，我一骨碌爬了起來
田裏的苗秧還是前天才播下去的呢
想不到夜裏會落這麼兇的雨
臉也不洗，就戴起斗笠出去了
在微濛的雨霧裏村莊顯得那麼安詳呵
雄鷄們又開始第二遍的唱和了
以那像先知的預言般硬朗的
充滿着自信的口吻廣播對工作的讚美
跨過滿潮的水溝向山裏走去
（楊姨呵，生手如我
也够得上代替你流落在江南的
正遭着厄難的麥子嗎？）
我必須從田埂開出缺口讓積水流出
新鮮的苗秧
不能讓它在雨水裏浸爛的

晚眺

自從回家以來，我就喜好憑窗眺望
凝神着那屹立在村中的
我們合族底古祠的瓦脊沉思……
黃昏把西移的日腳
從我底窗欄內抽走了
在靈公山的背後，落下去夕陽的紅照
那前清留下的古屋的瓦脊上
有生氣地昂首着兩條青龍
那安置在當中的龍珠在霞光裏閃照着
夢一樣的晚霞，記憶一樣的晚霞
相思一樣的晚霞

你照得我們底村莊是這樣美好
我們的村莊多麼高大而雄壯
在古時候，在很遠的年代
從始祖邁公手裏，我們這一宗
就由遙遠的山嶺，遷徙到
這荒蠻的邊省來了

在這會繼續繁殖過海島與鹽蒲的半島上
你派下來，一直到如今

我們宗族的世代是多麼榮耀
我們的親房如今是何等昌盛呵

而此刻滅亡的威脅却阻擋了我們

那異教的鐵壁在空際放肆地叫罵着

番仔們在我們祖先的墓地上建造起他們的
禮拜堂

而那些二百年前曾經把非命的屍骸
留在我們平原上的海賊

現今又野心勃勃地來覬覦我們的莊園了
此刻，他們底妖邪的探照燈從兵船上

公然向我們美麗的晚空開始掃射……
思戀着昔日的榮光的晚霞喇

請把你那慘淡的餘暉
從我底感慨的窗戶消失吧

金鳳姑娘

金鳳姑娘底家在街上開一引豆腐店
她是個可憐的苦丫頭

金鳳姑娘有一個又窮，做人又執拗
待她又不像人的老子

她娘每年害着黃痘病
半身不遂的，沒有主意，胆子小得很

金鳳姑娘早就許了婆家，婆家近年冷落得

不堪

她男人去年給大戶擺去當壯丁

直到如今，音訊都全無

雖說沒會過門，金鳳姑娘為這事

也哭够了，可是有什麼辦法！

命中註定的，那個婦人家不是這樣

金鳳姑娘從來不會笑過

她不願笑，很難得笑，她怕笑

若是她笑，兩個纏緞的酒渦

就會從她底俏臉上，湧了出來……

金鳳姑娘每天清早都到河邊來汲水

不，不是汲水，她是到河邊來流眼淚的

有一回碰巧我打對河的大榕樹下經過

看到了她怎樣地向水中的影子哭訴

怎樣憂愁地搔着額際的雲髮

怎樣沈思地凝眸着水中的影子自言自語

甚至低聲哼出一兩聲

人們認為一個大姑娘所不應說的話

大膽得就像在旁人看不到的夢裏邊

她底眼皮，總那裏小心地拭得乾乾淨淨的

又有一次，碰巧我坐在榕樹下看書

當她快飛走了之時，不提防我咳嗽了一聲

金鳳姑娘吃了一驚，登時沉下臉來

聽得被人暗地裏看了她的秘密了

(在我們村裏，對於一個大姑娘

這樣的哭和笑，是同樣地被禁止的呵)

於是從此以後，

我再也沒見到她在池邊停留

她正正經經地板着臉

很快地汲了水，馬上又很快地走了

沙灘上

繆崇羣

每逢在江邊散步的時候，我想起了「建築
在沙灘上」的那句成語。

沙灘年年在變更着，沒有基礎，也不能
做基礎；今年和去年的兩樣，明年又會和今年
的不同。為牢固，為穩定，為不移，為長久，
甚麼東西可以在沙灘上建築起來呢？

「建築在沙灘上」，又好像是詩裏面的一個
句子，牠給理想主義者一點啓示，給現實主義
者一個諷刺，給浪漫主義者展開一片畫景……
而靜靜的舖在這裏的，是萬萬斛斗的灰色
的沙粒和數不盡的黑的白的大小小的石子。
牠們經過了火煉，經過了沖洗，經過了幾十萬
幾百萬年代的更替，如今卻依然留在這裏。
在這里，也許有過樓台，有過建築，可是
如今不見了；除了沙石，甚麼也不見了。

每天，那一羣一羣像螳螂像黑殼蟲伏在地
上，幾乎要和沙石接吻的船夫們，牠們用盡全
力背着繩繩，喊着，唱着，使沙灘上發
出一種極沈着而雄壯的聲音，好像不時地撞
響了一口古鐘。是鐘在敲擊着宇宙的「永恆

霧 · 土 · 星 · 花

S · M

霧

門外，鴉聲集於高柳。這是一株為春風所留的綠樹，晨拂疏霞，夜籠明月，而和我朝夕相依，伸手可握，沒有距離。但是，我祇看見一些影子，彷彿是一個將散未散的殘夢，彷彿是一朵欲灑不灑的輕烟。不見池塘，也不見人家，既不見滿原綠穗低垂的小米，更不見遠處蒼蒼的青山。鴉聲滿耳，雀聲滿地，祇是沒有可尋的踪跡。什麼地方有人叱牛而耕，我能够嗅到土地底濃香，但是聲音却像在天。薄霧，能見度零。

於是，這人間不知道到什麼程度的空虛還是混沌的充實。懷着破碎流血的心，我走在霧中。我像怕有所失，又像如有所尋。因為破碎流血的是愛。

我一步一步地走，因為我看見最近的一步。

天彷彿很低，茫然觸地。而我底心却極高，穹隆而在。世界彷彿

很狹窄，祇有幾何的點。而人類底愛却極闊大，無所不包。有最近的一步，又有無所不在的愛，霧底魅力是為牠自己而空虛的。

我看見我自己。霧能够使我不能看見世界，但是不能夠使我不看見我自己。

因此我，不通過霧而通過自己以看世界，看見世界。因為這破碎流血的心在，愛在，而門前的柳樹也就在，世界自然在。

我一步一步地走着，走了最近的一步，第二步就清晰了；走了第二步，第三步也清晰了。

雖然霧使我迷惘，像大森林中的小鹿，像大風雪中的孤雁；但是，看看水珠堆積的綠葉，看看密絲如銀的蛛網，我底破碎流血的心，的愛，却太陽一樣照耀着我底靈魂，告訴我，讓王國的夢建立於濃霧之外，而把寶座置於一步之前。

土

黃土的原，黃土的車轍，黃土的風，黃土的斷崖。

黃牛緩慢地犁掘着，尾巴揮擺不定，赭黑的新土波浪一樣跟着牠底足印翻湧而起，散發着濃烈、濕潤的香味。黃土，每年要耕作幾次，種麥、種玉蜀黍、種馬鈴薯。現在小米已經成長，赭赤的或者綠的種子差不多有一尺長，像家養的狗底尾巴那樣在日光裏溫良地垂沉着，把一畝飽滿的土地聚集了一千隻吵鬧的麻雀；同時，旁邊的雨後的菜地裏，薄弱的菜葉突然青翠如滴地張大，茁壯，有紋理細密複雜如繡如織的可愛的蠶摺。勤勞的土，豐饒的土，良善的土啊！

農民最愛土地。因為他們底生活，和他們底作物接近，他們底生命，是植物傾向的麼？

因為他們工作，工作於完全和模糊的沉默，他們也被踐踏於腳，被踐踏於污穢甚至卑賤，有同一的，相依的命運麼？

因為他們工作，工作於完全和模糊的沉默，他們也被踐踏於腳，被踐踏於污穢甚至卑賤，有同一的，相依的命運麼？

因為牠給，無所不給，他們收割，使生活滿足，生命繁衍麼？

星

他們愛牠，祇是因為他們懂得。生命由土地所給的，那是原始的、保守的。通過勞動創造，土地和勞動全部結合，他才發酵，開花，所以人間有碧苗，金穀，也有赤花，有絕對真理奔去，有萬人同醉的鼓章，有永遠在前的理想，有至善而全能的集團。

所以，兵士也最愛土地。他們和農民達到同等的懇摯，並且更為熱情。農民是以艱辛的汗滲透大地，而他們以聖潔的血保證解放，農民始終不倦於播種和收穫，而他們頑強於戰鬥，慷慨於犧牲。

從土，從農民，從兵士，產生了我們今天的新愛國主義，向侵略的落日旗奮舉了我們底鐵拳。

因為，土本屬農民和兵士自己所有，將為農民和兵士自己所有，並且必須為農民和兵士自己所有的。

星

夜比晝空間更呈廣大之象，燦爛而富麗的繁星，如華貴婦人底珠寶過多的袍服，不像太陽雖然赤赤

作光却是個孤立的火球；星把世界縮為微光一點，太陽總是誇張自己無窮的光和熱。

我愛星；她那靜謐，彷彿祇是溪澗，清幽而深遠，可以張扇撲捉；她那靜謐，彷彿有聰明，美麗諸德的眼睛，可以無言相對；她那樣崇高，彷彿偉大的思想，把人類思想提高，越出地球而下顧地球；他那樣永恆，以太古的光照耀今天和明天，給生命意義作出引論和結論。

我是怎樣愛星啊。
夜間，從如絲的縹緲裏從濃重的柳影裏，或者，從夜鴉默飛之處，從柔藍一片的天空，我看星。天雁座張翼高飛，如伸頸向西南方而長鳴。織女斜倚銀河，像倦於洗濯清紗而心有所思，已經是秋天了啊。我看星，我愛星。

「你看什麼？」
「星啊。」
「不是星，是她。」
我沒有否認。因為，是星，也

是愛，是她，也是愛。而愛，如星底光，不是污辱，是皎潔。

我應該如愛她愛星的，這不僅僅是從地上的遠望，而是呈以無邪的心彼此交融在生命之上。
同樣，我也將給她我這愛星的心，因為在她有崇高而永恆的德，於我有誰能阻遏我的愛。

花

給花以人類底大歡喜，正像給穀實、果物以人類底大感激。生命，不僅僅是活着，怎樣活着的好，更可貴的是活得好，怎樣活得好

的活動。
花，從卑濕的沼澤，從寂寞的山院落，從樸素的田野，從礫石的山谷，從腥穢的池塘，從腐朽的古木，發生，茂盛，繁殖，不朽，使樂鹿遊戲於沼澤，吃春草而喝流泉，使蝴蝶翩飛於院落，上下於曉風，夜月之間，使蜜蜂聚集於田野，釀造甘蜜促孕佳果，使黃鸝鳴啼於山

谷，而歌聲起於落葉無人之境，使顏色絢爛於池塘，白荷如姣好的臉，紅荷如無垢的心，而周圍繞以風吹，波漾的綠葉，黃菱，使芳香浮揚於古木，像有女神披髮向風而舞。

花，偉大者！化腐臭為神奇，在地球上築天國！給世界以色相底醜陋，給人類以大理想的智慧，大幻想的能力，使人，以夢想為巨靈咬出時間，空間的斷裂而聯於生活的平面之上。

一個革命者，他是一個善於夢想而又富於夢想的人。
當人看花或者種花的時候，他怎樣以愛和美接近了夢想啊。
種了板竹，種了晚香玉，種了柴荊，種了八月菊，種了月季。
我底心有大歡喜，因為我底心裏有着愛，有着美。

「你忘掉血麼？」
不要責備，不要諷刺，雖然責備是好的，諷刺也是好的。但是，
責備往往往淺薄，諷刺也往往無聊。為什麼要責備愛而諷刺美呢？為甚麼這樣糾纏夢想呢，夢想，不僅僅是我們底權利，也是人類所負的義務底主源啊。世界沒有為戰爭而戰爭那樣的戰爭。想想，夜鶯是怎樣為在流血的吧，想想，戰士底祭壇上是怎樣崩裂而現地呈獻着鮮花之吧。不要責備，那祇是責備他自己的責備而已，也不要諷刺，那祇是諷刺他自己的諷刺而已。
我沒有，並且不能，並且絕對不忘掉血。
從在底婦紅，我想到血底烈紅了；從血入地之處，我知道舊腐破土而出之處了。
「祇是為她吧？」
我不再分辯。鑲珠在相識者前，反深藏如鎖。何況，為花，或者為她，在我是同源而流的。
一九四〇·九·二五·西安
·丹家村。

萬人塚

梅夜白

到處是墳墓

到處是墳墓呵

太多的荒塚，擠得出水似地

一個緊挨着一個

蠻橫地，積不相容地

竭力要把身旁的排擠出去

拋擲出去

淘汰出去

而推扯着，擁擠着

傾軋着，蠕動着……

同時又用勁咬緊了牙根，努着力

要在這萬人所爭的地上

站牢，朝着

四面八方侵襲來的暴力

它們是扭結着

糾纏得那樣不可開交

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

而又為共同的酸辛和血淚所感動

情不自禁地擁抱在一起呵

沒有一塊碑碣記載着

居住在這破敗的城市裏的人民的姓名籍貫

沒有一個特殊的標誌可以指出

誰會有過不同羣倫的命運

它們的外表，也像是一個槓子印出來的

同是那樣毫無二致的寒儻相

同是那樣麻木，遲鈍……

唉，唉，就是一年一度的清明節呵

也從不會見過

一片冥紙飄在那一個荒涼的坟頭……

飢餓和貧困

藥石罔效的痼疾似地，根深蒂固地

盤踞在這一息奄奄的城市裏

每逢風高月黑的深夜

每逢風雨晦冥的日子

這裏的居民就要為

痛苦所鞭打

而慘呼得令人心胆俱落

偶然有誰在陰風中聞得一股飯香

他便立刻約束住自己的嘴唇

遏抑着劇烈的心跳

悄悄地打着閃着幽幽的燐光的燈籠

惟恐驚動了衆人似地

蹣手蹣足

奔赴遠村的孟蘭盆會……

然而

就是這難得一飽的微末的施捨

也不常有的呵

不甘坐以待斃

又不屑奴顏婢膝

那些稍有骨氣的

不得不挺而走險了——

他們在三更半夜顯出原形

追嚇那單身的夜行者

或是附在陽氣衰微的病人身上

勒取一頓豐盛的酒食

但要是命途多舛呵

來了趨炎附勢的張天師

一道符籙打入阿鼻地獄

一萬年也不得翻身……

哦，就是這樣被凌虐於殘酷的命運

就是這樣被窮迫得欲哭無淚

那接踵而來的新的移民

那以草蓆包裹的

麻布袋裝的

薄板棺材草葬的……

還是後浪推前浪地

洶湧而來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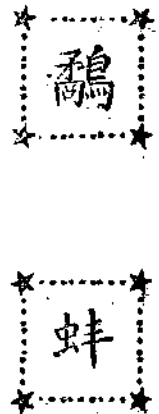
而寄生的蓬蒿、藜藿、荊棘

與各種各樣的野艸

植根在拌混着血和肉的泥土里

生機勃勃

裝飾着原野的繁榮……



路 凡

(一)

梅峯寺的鐘一響，悠長地撕裂了黎明的靜謐……

陽光越過東崗直射到壺公山的山尖，一把刺刀似的，徐緩地往下，晦澀漸漸地飄散了，山，現出原始的湛綠。

小六蹣跚出幾扇的門限，瞥一眼清朗的壺公山，輕聲地咕囁着：「十成是好天」隨即，他大聲朝矮屋裏說：

「大好天，叫阿翹早些把三牲，素菜挑到社裏去，順路催一下天，吳棟同荔枝皮，說我在龍眼林裏等他們。」

車轉頭他急速地剪着脚步踏上了田疇間的一條卵石砌成的路徑。

龍眼樹一株株交錯地偎依着，綠色的海似的在輝耀着清晨的露光，小六蹣跚進了林蔭，重重地吸了一口氣，一陣熱熱的香氣直沁到心坎裏，他覺得身上像脫了棉襖似地

輕鬆了許多。

他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踏着，唯恐踩着散落在地上的一粒粒細小的龍眼花，雖然，這花是被人們遺棄的像沙粒一樣，沒有人去欣賞它，注意它，但，在他，總是很不平常地被珍視着。

平時，當他從田疇裏肩着鋤頭走來林蔭裏乘涼的時候，要是看見野孩子們用手掃着散落在地上的龍眼花互相戲擲，總是氣沖沖地邊解着頸下的那條似乎可掙出油汁的笠帶，邊揮着手：「都一樣是祖宗遺留給我們的，一草一木也不能糟塌！」要是發現有下塘村的孩子在裏面，就擺着手板走過去，給那一個個耳光：「呸！誰叫你們來帶場上塘村的東西。」直到野孩子們哭着溜走了，才掀下草笠搗着風，眷戀地撫摸着身旁的一株樹桿。

今天，他沒有撫摸樹桿的工夫了，他顛着脚尖，一點一點地揀着沒有龍眼花的地方歸去。一句話像回味橄欖似的，那裏習慣地躍進他的腦際：

「祖宗遺留下的東西，什麼都得珍惜，下塘村要欺侮我們，我們要同他們橫木鏟直板，一草一木也不能讓給他們，我們是「白唐」李姓呵，不能叫他們「桐黃」黃姓給吞沒了……」

的腦際：

「這已是已故的父親說的，不知道在他的記憶裏已經翻出了多少次，回憶着，他自言自語道：

「今天敬神又得同下塘村爭一下先後……」

風像箭鋒向敵陣的兵士似的，那裏艱難地透進龍眼林裏，綠叢輕輕地波動着，又是許多龍眼花，夏夜的螢虫似的輕盈地飄着掉下來。

後面誰在叫他的名。

「小六，天黑棟他們呢？」

辨別出是棺材槓的聲音，他本能地車轉頭停住了脚步。

「我叫阿翹順路去催一催，說在龍眼林裏等他們。」他給對方一句答話。

「這兩個老爺，像女人生仔一樣。」

棺材槓剪着脚步，三步做兩步向這邊走來，呢聲地說，聲音叫人想到用刀刮砂鍋上的煙灰。

「該快來了，我們就在那邊草厝裏等他們吧！」

小六翹和緩地說，指一指那邊龍眼林中的一座草屋。

「……！」沒有答腔，那個悻悻地漲着鬚色的臉，尾隨着小六翹穿過龍眼樹向草屋走去。

「再過一些時候，龍眼一成熟又得來這裏辛苦。」

棺材槓在草屋門口翻一塊石頭坐下說。

「我想——今年就每夜輪流多一個人來看守，也免得只一個人，晚上就徹善睡，連一句話也沒地方說。」

小六翹用手板掃一下那條朽柱做成的門限，也擺着屁股坐下去，繼續說道：

「還有，多一個人也壯壯些，不然聽見樹枝響，只敢放空槍，連伸出頭看也沒敢看。去年不是外國的幾株，給下塘人折去好幾百斤，他們明知暗夜我們不敢出去亂闖。」

「操他媽的，打他人自己啼，」

「這宗遺留下的東西，什麼都得珍惜，下塘村要欺侮我們，我們要同他們橫木鏟直板，一草一木也不能讓給他們，我們是「白唐」李姓呵，不能叫他們「桐黃」黃姓給吞沒了……」

下塘人還撒賴我們偷他們的靛青，那天晚上要是我，總沒有那麼容易，荔枝皮這個人就「牛屎大堆無肥」，胆沒繡花針尾大……」

棺材槓說着，腰脾慢慢地伸直了。

「暗夜亂闖，總不大好，要是我，也只好眼看着，我還不是一顆龍眼比自己肉還痛，總得顧慮一點……」小六蕊沉靜地把兩手吊在頸頸上，兩肘像螳螂的前腿似地翹着，他清晰地一句句吐着：「我想——這回去演這批私鹽得當心才好，這回由溪路走，說不定下塘人會……得作先預備……」

「預備罷！當他下塘人就不叫棺材槓。」

棺材槓細聲了警惕悻悻地說。「作先預備總是好些，我想——向渭河島那邊借幾桿槍來，不過聽說他們同「日本仔」有來往……」小六蕊皺着眉心，眼睛無目的地盯着潮濕的泥地。

「我們自己打天下，別惹動鬼土匪軍，你每次總是持燈神杖落下天井，預備有良用……」

棺材槓直起身站起來，不計煩地踱了兩步，小六蕊看一眼前方的臉色也跟着站起來，用一隻手水平地遮在眉上，望一望樹葉縫隙裏的

大埋怨道：

「真的就這麼女人相，遲到說不過去……」

「這時候還不見影兒，還要同人家爭先後，總有一天，會一個個給下塘人捉去灌尿。」

棺材槓又着腰重重地在泥地上踩一脚。

「不會的，我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

蔭地，一個聲音從草屋後面高呢地念着，天罡棟搖着梢皮的險，學着姜太公騎四不像的樣子走出來。

「噫！」他自己也笑着蹲下來了。

小六蕊看一眼棺材槓漲的發胖的臉，拉一把天罡棟的胳膊說：

「你這——別人等半日子……荔枝皮呢？器具都帶沒有？」

「那不是？我們這一道索的，」他指着龍眼林那邊一個人影，又拍一下凸露的衣袋說「就是回把鐵犬，一枝鞘刀。」

「還不快點！」

棺材槓討不得了，朝那鏡紅地喊着。

人影迅速地向着這邊走來，一個漲紅的臉出現，遠遠看去，十足是一片「大暑」過後的荔枝皮，

小六蕊看着他緊張的情緒，像是要和緩一下似的殷殷地問：

「荔枝皮，阿蕊呢？」

「阿蕊同一班跟去看熱鬧的，都從田岑路那邊去了。」

荔枝皮喘着氣說。

「好！我們就去吧！」

小六蕊掃了那三個人一眼，彎起腿走了。

林蔭篩着陽光，幌着，雪花似地幌着，人羣沙沙地才走着，偶爾從兩株較大距離的龍眼樹中間瀉下瀑布似的一抹陽光，被吸引着本能地看一看，又走向前去了……

辟拍，辟拍，辟拍，辟拍……大罡棟變着一隻手的手背圍在耳輪邊聽：是鞭炮的響音。

「噫！鞭炮！下塘人比我們還早，開始祭啦！」他帶着憤慨的口氣說。

「操他媽的，趕快！快，總不能輸人家呀！」

棺材槓氣洶洶地跑去。

「快！不過，還要「呼神」……」

小六蕊鎮靜地說着，跑出了林蔭。

辟拍，辟拍，辟拍，辟拍……那邊社門口的阿蕊，看這邊露出了人影，也着上火了。

「好！」小六蕊心裏說，腳更鬆動些。

四個人像四隻猛獸似地闖進社的門檻，人羣向兩邊擠着，讓出一條窄路，小六蕊看，看那個下塘的頭腦黃焰已穿上了白長衫，站到拜石中央來呼神，手裏拿着一張紙在念：

「……弟子黃焰，率領合族人等敬祀司馬聖王老爺，祈求子孫昌盛、科甲聯芳、財寶多昭、五穀豐登、奉公迪吉、諸事利益……」

棺材槓急了，急速地搶着阿蕊手裏的香往小六蕊手裏塞，他挺快地接着，也站上拜石的中央來，聳着嘴唇咕嚕着。

一縷縷的煙氣抖動着向上昇升，坐在三牲後面享受祭祀的司馬聖王老爺的紅臉，莊肅地飄着，一縷頭髮做成的長鬚，輕盈地飄着……

黃焰行完了三跪九叩禮後，退到自己的行列裏向身旁的炭窠果喃喃地耳語着，即刻，炭窠果站出來銳聲地說：

「小六蕊，你聽着，趕快把三牲收回去。等明天來，不然就讓我們下塘先祭，兩條路……」

小六蕊連看也不看一眼，把手裏的香往爐裏一插，跪下向司馬聖王老爺叩頭了。……

「……？」炭箕楞一下小六
瑟虔敬拜神的態度，氣洶洶地走過
去把香爐裏的香抽起來，擡在地
下：

「呸！」
「操你下塘十八代！欺侮人：

一個燭台朝炭箕果的頭上擲來
，棺材槓擲到中央來，遞給小六惹
一把鐵尺。

「打！」
黃焰不知溜到什麼地方去了，
那邊行列裏走出了斜頭使者，伙夫

二。……

「打！」
天黑棟同荔枝皮也擡上來了。
幾十隻手在揮動着，鐵尺刺眼
地刺着光芒。

盤盤破碎的聲音，孩子哭喊的
聲音，人羣吶喊的聲音嘈雜地交響
着，整個的廳堂在沸騰着。……

「砰！」
兀坐着的司馬皇王老爺栽一個
跟斗躺下去了。……

(二)

圍着這張四方桌的邊沿，大家
像賭客般，參差地站着，坐着，使
勁地伸長着脖子。
菜油燈的微弱的光線幻成了暗

綠色，慘淡地烘托出人們臉孔的輪
廓，現得那裏蒼白而肅穆。

「我們不能不……」黃焰掃了伸長着
脖子的一眼，沉重地說：「所以
，今夜約定大家在這裏商量。……

「噯！」

桌子被炭箕果揍一拳，這邊的
幾條燈蕊草畏葸地縮進油裏去，人
們的臉蒙上了一層晦影。

「去！殺他！白唐！李姓一個
也不留……去！」他擺着用圍巾裹
着的頭說。

坐在他旁邊的那個伙夫二，曳
一下他的衣服，指着他頭上的糝糊
的血漬輕聲地警告着：

「你說得這麼大聲，傷口動着
，又會流血。……」

「其實，都是自己人，一時的
氣罷了，這時候戰場上同『日本仔』
拚的正凶呢！我們有用着自己打
！……」

他按着胸脯上的「吊傷膏藥」
輕輕地摩擦着，像是懺悔地繼續說
着。他是當過炊事兵的，去年跟隊
伍在諸暨同鬼子打一仗，因為病重

了，給隊伍留下，病好跑回來的時
候，瘦得皮包骨，要不是聲音沒有
變，誰也認不出他是阿二。

炭箕果聽着默然地俯下頭。但
，黃焰的聲音，又抓到他，他又直
起脖子了。

「我們是「桐黃」黃姓呀！……
……」黃焰盯住炭箕果一眼：「我們
不能讓上塘人先動手，還把炭箕果
掛了紅，我們要報復。……」
像一把草塞進灶門裏，炭箕果
冒出煙了：

「去！我說去啦！」黑圍巾下
面的青筋在蠕動着。

「去！上塘村，他們一定有預備
，我想……今夜我們就去上塘龍眼
林裏，把龍眼樹給剝一下。……這
時候龍眼沒成熟，龍眼林一定沒有
人看守……」

埋在人們心坎裏的石塊，挺快
地被打出了，大家鬆了許多。黃
焰又繼續下去說：

「上塘村就幾十畝沒出息的
田園，同龍眼林，今年「地了」
（田賦）用沒納，他們自己娶就不够
，龍眼林一動，就結果他們一半，
……他們本來沒辦法，走上販私鹽
的路，我們慢慢探聽，要是知道這
一批是那「出投」，那可就十
足結果他們了。……」

「我家阿狗同上塘天黑棟的天
罡仔在龍眼林裏玩，天罡仔說——
他阿爸初五要出門，該就是初五夜
「出投」吧！」

斜頭使者動一動那隻用布帶吊
在胸前的手，繫着布帶的膝頭跟着
晃一下，斜傾的頭更歪了。

「再探聽一下，實了，就給他
們利害……連他們的幾桿「牛腿」
也給繳了才相識。……」黃焰朝斜
頭使者點一點頭「今夜，我看，一
個人去剝五株，一株剝一圈尺把長
，龍眼樹就等着枯。八個人去就够
他們受了，……辛苦了一夜，明晚
就看看自己的龍眼林。」

「好！去……就去——」
炭箕果說着站起來了。

伙夫二沒奈何地看他一眼，車
過頭向斜頭使者說：

「你身上汗毛十幾處倒下，那
就是十幾處傷，得休息一下，八個
人够了，你不要去，阿焰他都是說
話，沒有一次出頭。下次。……」
他看見人們陸續地走出門去，轉口
說「好！我得去啦！」

斜頭使者默然地點一點頭。
「器具帶全備？」黃焰吶聲地
說，從後腰上抽出一把手槍遞給炭
箕果「炭箕果，這把「曲九」帶去
！」

陣風懶惰地從樹叢間溜出，輕
輕地播送着刀斧撞擊的聲音，夜，
池死水似地被攪動了。……

(三)

星空，划着一弧半個碗沿似的月亮，鴉鷂一聲聲「苦苦」地在哀啼着。……

一列人影穿過龍眼林向下塘村走去。

「撲！撲！撲！……」

幾團甚麼東西向村屋那邊吠鳴的狗擲去。幾隻畜牲，跳上去搶了一會，俯下頭沉默了。

「棺材槓，昨夜足足給剝去三十五株，有五株的只截了幾下，……下塘人就預備連中秋都不給我們過，他們知道我們就只靠龍眼，不然，就活活餓死、好狠的心，三十五株。……」

小六緊攢着身旁的棺材槓一下，細聲地說，含着憤激，也帶着喘息。

「操他媽的，死也要同他們拚，一標給剝了一尺多，一大圈，今早葉就睡得沒有力，要不是趕緊用草土包紮，可就完了……哼！心挖出來狗都不喫……」

說着，棺材槓把前額敲一下，兩鬢眉毛高高地扯起來。

「包紮一個整天，操他媽的祖宗十八代，腳手都瘦了。」

大罌棟也擠上一步插嘴說。

「今夜也讓他們知道利害，明天連包紮都不能，……才……」

棺材槓越說越大聲，小六蕊緊扯了他的衣襟一下截斷他的話：

「細聲些，你是棺材槓，硬是硬，不錯，折不會斷，但，這是來暗做呀！」他伸手指一指那邊的叢莽，「人家在那邊看守龍眼樹，你看……這麼近——」

棺材槓順着他的手向看一眼，沉默了。

風，浪似的掀着夜的海，田疇裏的螢虫，輕盈地閃着一叢叢小白點，遠天的海鷗似地飄着。一列夜行人衝着一座黑黝黝的村屋停住了。

「這就是他們的祠堂。……」

小六蕊掃了人羣一眼，擱着嘴唇細聲說，隨即他拉住荔枝皮的臂膀：

「荔枝皮，草氈給我。」

「碎玻璃好長呢！草氈疊厚些。」

天罌棟已跨到棺材槓的肩頭上站着，指一指牆上插着的碎玻璃說。

「噫！」小六蕊輕輕地點一點頭，接過荔枝皮手裏的草氈，折疊着遞給天罌棟。

「嘻嘻！一朵花插在牛屎上，

玻璃這麼長，這麼亮，可惜……！噫！屁用！……」

天罌棟接着草氈，捧着，似乎不願意鋪上，俏皮地說。

「說屁話！不快點，我把你捧下。……」

棺材槓登着肩頭警告說。草氈迅速地碎玻璃蓋上，天罌棟，棺材槓都爬過去了。

「你就在牆外看風，有事就擲進來一個石頭。……」

小六蕊爬上去了荔枝皮的肩頭，囑咐着爬過牆去。

星空下的祠堂靜靜地站立着，顯得陰森而淒迷，幾排木主牌在灰黯裏閃着金塑的字跡。

「來！」

棺材槓招呼着，那兩個蹣跚手地走過去。

「噢啦！」

一桶靛青水流向天井下面去。

接着又是三桶倒下。

「這一桶，加過灰的！重些。」

小六蕊提醜說。

三個人喫力地推着桶沿，又翻過去了。

「好！也够他們受了。」

小六蕊看棺材槓又往廳堂裏闖去，喘着氣說。

「算了！」大罌棟也撫着起伏

的胸脯……噫……！鏡他……」

棺材槓掉掉地說。三個人又尾隨着爬出牆去。

「今夜也够他們受，嘻嘻！」天罌棟翻起牆上的草氈，跳下荔枝皮的肩頭說。

「哼！」另外的三個輕聲地吐出一口氣。

半個碗沿的月亮爬進一堆雲裏，夜，淒幽地又濃了些，人羣拖着疲憊的身軀向龍眼林那邊踉蹌地走去。……

(四)

幾塊烏雲在飄動着，天像長着橫肉的灰色險孔在顛顛地蠕蠕，月亮，蒼白的嘴唇似地，嵌在天臉上，鉗默着，沒有一絲聲響。

一艘烏蓬船從溪灣的拐角處遷出，節拍地划着像抹過一重油似的溪水，船身浸入溪裏，僅僅露出三寸的光景，顯然，船的載重是超過尋常的。

烏蓬裏伸出一個黑頭，用探測時辰的眼光，看一看天，又看一看岸上。

「一里路就到胭脂橋，天罌棟還不來？」

小六說着，又向岸上湖視一下，那邊叢莽裏似乎有一個人影在幌動。

「媽的，喫了二十幾年鹽米，還同孩子一樣，老喜歡開玩笑，天罡怕又是什麼花樣！」

船篷裏送出棺材槓的刮砂鍋的聲音。

「石浸久也會生青苔，一塊兒這麼久總可懂事一點，這回正經事叫他出打探，該不會弄好玩。……」

小六鬆解纜着，又朝岸上殷殷地搜索着，人影幌動的更快了。

「該得上岸了。」

棺材槓站出了船篷，把袖管擰着過了腕，摸一摸腰裏的盒子槍說：

「金狗，你同你們官長說，近胭脂橋，這路不好走，得上岸護送。……」

小六朝船篷裏輕聲說。

「嘿！」船篷裏一陣輕微的騷動。

「叫荔枝皮去涓洲島借幾桿槍，人給抵押着，却跟了這兩個賊「契弟」來，還說是什麼官長，要來辦什麼要事……」

小六聽後憤憤地咬着棺材槓的耳朵說。

「操他媽的，屍官長，看樣子不是「日本仔」就是台灣的流氓，他們不是同「日本仔」有來往吧！」

棺材槓「呸」了黑牙刷似的嘴唇，鼻子跟着往上掀。

「咳——」小六輕輕地洩出一口氣，「好呆，只借這一次，下一批鹽，就改着憑山路走。……」

岸上的人影降落的鳥似的輕盈地向這邊趨來，那兩個沉默着在凝視了：是天罡棟，他喘着氣招一招手。

船槓拖着水靠了岸，小六又向船篷裏招呼一聲，尾着棺材槓爬上岸去。

船篷裏走出兩個人影跟着上岸了。

「阿靈，同他們把船撐定一點，有槍整別「囉！」

小六聽向船上叮嚀着，船又正了身前進，岸上的人跟着蹣跚着脚走了。

「胭脂橋……有一小隊鹽兵，……黃焰他們也在，……穿白上衣的就是他。……」

天罡棟急促地繼續地說着，叫做金狗的同那個官長怔了一下，小六聽急速地遞一個笑臉解釋說：

「一小隊鹽兵，沒什麼要緊，他們只會喫軟的，見硬就怕，胆量

比老鼠還小，只要我們「木壳」聲一響，就溜了，不礙大隊來，總沒有大關係。……」

「快！我們快走，應船放在後面，胭脂橋那邊一定只聽船聲，沒有預備，我們快一步先下手。」

棺材槓催促着說。

「慢——慢一些，要是有預備呢！槍是沒有眼睛的。」

小六聽扯住那個一把。

「怕他，你老是計算到會孫十七代無姓房。」

棺材槓說了一下，加快着脚步，小六聽向天罡棟互覷了一眼跟上去。

烏雲更快地蠕動着，有幾塊已拼攏起來，使勁地噴着白的月亮遮去，草叢裏嘩地跳出一兩隻小生物，踉向水裏去，划船的聲音漸漸地模糊了。

「哼！那橋上不是一個白點，……」

棺材槓說着摸出了盒子槍，挺快地拉一下機扯。

「叭啦！」

他扣上了板機，那邊的白點不見了。……」

「叭啦！」

那邊也回槍了，人羣趨着，臥倒下來。

「叭啦，叭，叭啦，叭，叭，叭，……」

夜空划着虹似的紅綫，黑曠裏的靈公山似乎在顫抖着……

那個官長，爬在一株樹後面，瞄着，連續地射出十多響。

胭脂橋那邊靜寂了。

「溜走了，這一班本來是欺軟的，……」

小六聽僵僵着，尾隨棺材槓向前趨去，人羣又蠕動了。……

「快！就攔了就不好！……」

他浮着笑臉向後頭的人說。

「你！他們丟下了三個。……」

棺材槓車轉頭說。

「呵！黃焰！」小六聽驚呼着，五個人圍上了，那個負傷者睜一睜眼睛，痛楚地呻吟着，聲音是那

麼微弱，無力，倏地，他顫顫地指一下那個官長！

「你——副官。……」

官長睜圓着眼睛辨認着：「你，黃焰，……你不是說要給我「四縣詳圖」，怎麼，我來找你的……」

他操着不純粹的口音說，還沒有完，那個已閉上眼不動了。

「死了！」他失望地給屍身一

(本文轉入「三六面」)



燈 傍

楊 稜

放出桌上的燈光。

二

我作就了掠劫者的沉淵，而伸出臂膀來。

三

毛面，乃是一朵真的花苞。遠處如此美妙，滿滿皆是向那兒看去的眼睛。而我却還依然戴上短視的眼鏡，看着我的面前。面前的奔流已湧到了我的腳上了，使我不能遠望，沒有了遠望美妙的空餘。也許在即刻里我將融于面前的霧中，那人們所不想看到的醜陋的霧中。我有着重大的危機，我需要着發展的戰鬥……

四

人的聲音完全斷絕下去，如藏于密室的洞中，只留下寂寞與鬱沉，圍繞在我的四周。桌上跳躍着雜响的感觸，使我堆湧起炸裂的巨響，于是我嗅到腥味的了，而且意識到血流的奔瀉，在我的眼前沉重地拖過去，形成一泓鮮紅的足跡，向冥茫的遠處拉長。將變成乾跡的被新鮮的代替了，並且逐漸地增多，使我們不敢想像到當牠們疊爲了城圍的時候，它們的叫喊和高揚的刀鋒，將欲震撼了什麼人的心，將欲煽起多少根壯大的手臂。

雲霧定要滅亡的，然而片暫的阻障却更放肆起來，我的耳邊響起夏夜的蛙的響叫了。我的耳膜將被震得破裂了。我不得不停下我的工作。我有美好的清音的，縱使沒有了，但沉靜始終是存在于永遠，但我于靜謐之中繼續我的工作。然而蛙的聲在四圍嘹亮地響了，那聲音并不大，而是十分嘈雜的，沒有熱情的聲音。吞滅了四圍原有的清音，吞滅了靜謐，向着我的耳邊往返響叫起來。我果然被掠劫了，我知道什麼已放到我的肩上，這并不是暴大的叱喝。也不是從我的正面擲來一隻匕首或是箭，而是沒有聲音的聲音，沒有形影的形影，以及我的背後什麼輕輕的步履。

伸出臂膀，但我却不願解下短視的眼鏡。我絲毫未曾以我短視的眼睛而感到惋惜，因為惋惜的事是已成爲了過去，并不必加以嘆息和可悲。遠處的圖畫我并不会想到，并且決不能使我有過想到的餘地。我只想戴好眼鏡，看看眼前的圖景好。而我也必需顧及我眼前的事物，倘若不留意了，說不定就要湧延到我的腳邊，而侵襲于身上，直至完全吃光了我爲止。我的眼前並沒有明亮的東西，也沒有愛，只有滿滿的一熱而已。血流可以冒起熱的氣息，寒冷壓了過來，使人們發出熱的聲音，于是從它們的上面開出了花朵，不加裝飾的真的花朵。我只願真就是了，不管這花朵如何醜陋。

幸喜我回顧我立着的身體，却倚着桌的邊傍，桌上，是一盞小小的油燈。于是我停住了，我已不能再沉溺于自行劃就的深淵中。小油燈映着眼皮，顯得十分瘦小而可憐，緣使它并不光則并不能照耀着我眼前的圖景，然而却能够十分清楚地照到我，我的身體，我的臉，我的手，以至我的一切，使我感覺到微薄的溫暖了。是的，我完全明白我的傍邊有着小小油燈，而我就佇立于燈傍。光明的標幟在濃夜中變成更光明，雖然四圍的雲霧逐漸加多了，然而小油燈，却比以前映射得更清白。油液將永遠地滋生，這的確是由真實里湧出來的。我可以十分安心走過那小徑或山谷里的陰道，雖然這道徑中就有深沉的淵！在我的四周，夜色將它籠罩住了……

一九四二。四月十四日。

偉大的命運

(續)

蘇聯 F·克洛勒作
林 取 譯

不很明白爲什麼緣故，華利亞原是期望得到一封和以前那些信不同的，一封現出一點特殊之事的信。

可是這封信並沒有流露一點對於未來運命的預感。這是一封和他的信一樣的，平常而簡單的信。

「……大家從早到晚在露天，在田野里操練着。城市的生活，臥室的生活，大家連想都不再想到了……」

「我重讀着你以前的信（我好幾天沒有收到你寄來的信了），每次我都嫉妒你能寫得那樣的好，而我自己却寫得亂七八糟。你讀着我的信時一定覺得毫無趣味的。也許就因這緣故，你寫得比較少了罷。」

「我們這里，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在建設。在我的臥室裏，正像在森林裏一樣，可以聞到新鮮的松樹的氣息。昨天，我在還祇建築了一半的俱樂部作了一次演講，講題是：『奧斯志利茨之戰』（註一）。你試想想這個情景吧：窗戶沒有框子；代替那些框子的是用斧頭斬成的方孔；而窗外，緊接着牆壁就是蕭然作聲的（註二）。微風搖幌着那些大的煤油燈，而一大羣本地有名的小蒼蠅飛舞在樹的四周。」

「在講台上，一些掛圖指示着柏納多忒元帥、莫拉、郎勒斯（註三）等的縱隊的行動；大家屏息地聽着，在絕對靜寂之中，響着一種樸實而生澀，但却相當有力的聲音。這是我在講演。」

「聽講的人異常擁擠，講演完畢之後，大家還不願回去。他們對我提出許許多多的問題。我忙得滿身大汗。幸而巴拉勾夫參謀跑來幫忙把那些寫着問題的條子歸納起來；要不然的話，我會要弄到早上一點鐘。」

點鐘。

「這巴拉勾夫是一個有運氣的傢伙，他昨天收到了他女人的一封信。你不要以爲我是故意再三提及這四天以來沒有收到你的信件。我祇想這是一件事情：就是你們那邊一切都好，而你不過在忙着別的事情罷了，我是不會生氣的。我很明白：莫斯科是和我們的達涅納亞不同的。歌劇、音樂會、各種各色的人們……」

「我抱吻你們，你和蕾諾契卡，如果你們還沒有把我忘掉的話。我希望蕾諾契卡快快長大起來並且學會書寫。那麼，我就不至於五天裏面還收不到一封信了。」

「得啦，我在說着笑話，我在說着笑話……」

★ 五天？這是可能的嗎？真的，她有五天沒有寫信給他嗎？

華利亞在自己的記憶裏熱中地搜尋着。「我怎麼能够不給他寫信呢？我原是能够寫的，我有着把我所要說的一切都說給他聽的時間；而他會聽到我說的；可是我呢，我忘了把信寄出，我錯過了班次嗎？……不，不寫是不可能的，我是寫了的。我的確寫了的，不過沒有寫出應寫的話罷了。假使我能重寫那最後幾封信的話啊！我不會說過，我不會知道對我說是怎樣的愛他……不，這話我已寫過，不過我略去了最重要的事情。究竟是什麼呢？什麼呢？」

★ 早上，妮霞叫她去接電話。托兒所所長要和她談話。這的確是一個逗人喜歡的人，她先記起了華利亞。她要知道什麼時候把小孩送去

，免得使她錯過了午餐。

華利亞答說她暫時還不會動身。不！什麼時候呢？沒有這樣快。在十二天之內。爲什麼十二天呢？啊，這是說的一個大概……不，以後呢，不錯，她仍舊會要動身的。什麼都沒有改變，不過延遲十二天動身罷了。多謝打電話來問。

華利亞掛上了聽筒，她突然感覺得疲倦，正像她會不停的，無休息的活過一千年一般。

當妮霞和蕾諾契卡都穿着散步的衣裳進門時，華利亞閉上了眼睛。蕾諾契卡帶着一副挑戰的神氣，一面拿她那小小的木鋤敲着地板，一面走近沙發而對面地瞧着華利亞。

華利亞聽到那小東西停止了她的敲打，聽到她叫妮霞不要出聲。她爬上了沙發，用食指輕輕地觸着華利亞的一隻眼睛，掀起她的眼皮。

隨後她便溜到地板上，和妮霞一道非常當心的，輕輕地說着什麼出去了。

★ ★ ★
第一天天地繼續來到，中間祇有短短的間隔。這是她另一種生活的開始和繼續，這種生活時刻被這樣強烈的期望包圍着，使得華利亞感覺到好像有一種東西永遠在她的背後存在着，而她必須竭力不去回顧，不去思索，而祇等待着還要發生的事情，因爲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什麼事情好做。

★ ★ ★
「一次接到兩封！啊哈！同時接到兩封信，並且另外還有一張照片！」

「巴拉勺夫什麼都沒有收到，可憐的傢伙！爲着使他得到一點點安慰，我把你的照片給他看了。這是由於憐憫，同時也是出於炫耀。」

「於是，他也從他的皮包裏取出他女人的像片來給我看看。謝勒尼珂夫起初嘲笑我們，但他還是要求看一看照片，結果却將一個裝髮女郎的半打照片拿來了；這並不是他的女人，可是她最近要來這裏，並且他們會結婚的。於是別的同志都跑了過來，輪流着細看所有的照片。」

。這簡直是一種競賽會了。當然，任誰都沒有說出口來，可是我却看出你得到了大家的好感；於是我特意對巴拉勺夫說他的女人很逗人喜歡。

「大致說來，你在這裏是很得人心的，特別是大家知道你是鋼琴家以後。」

「自從我們收到了我們的鋼琴時起，你便愈加令人愛慕了。鋼琴是用飛機運來的。不用說，是拆開運來的。我們的俱樂部還沒有窗框，而我們害怕濕氣會弄壞樂器。電務人員把遮蔽軍用無線電台用的帆布拿來了。他們不許任何人來裝配鋼琴，他們說：「你們的手太粗了」。於是他們非常感動的，汗流如雨的親自裝配起來。他們說：「對啦，這比裝一個短波播音台還要麻煩！」但鋼琴畢竟裝起來了。而我們用鑰匙鎖着，要等到你來了才開，免得弟兄們拿一個指頭彈來彈去把它弄壞……」

「你在最近的信上對我說你在小日曆上把動身以前剩下的日子劃去。那麼，我要向你告白一宗事情。我也是和你一樣做的。可是因爲我沒有日曆，我便拿一張紙劃着格子來代替，我是怎樣的傻啊！」

「這就是我現在所做的事，你懂得嗎？其實我很少閑空來作這類兒戲。我們訓練着，操演着，開始並完成一些建築，用磚石構造一些牆垣和基地。可是，至少，到冬初的時候，我們可以在原先在地圖上沒有地位的這個地方安上一個小小的圓圈。不是一點，而是一圈。這將是一個城市。」

「我們的電影技士要我轉告你：如果在莫斯科，在你們那裏，看新的片子要排很長的隊的話，請你不要去吃這個苦。等你來到這裏的時候，他會把所有的片子演給你看看。這顯然是純粹的自誇啦！可是我們的確很快的收到新的片子並且我們是一點也不落伍的（我說這一切都是爲的要引動你）。」

「啊，我忘記了：你得用快信告訴我，我們住所的牆壁，你歡喜塗什麼顏色。蜜黃的好嗎？你最好是寄一個樣子來……」

★ ★ ★
她沒有聽到門鈴響，直到有一些陌生的聲音在過道口上談着話時

，她才清醒過來。

她咕着脚尖向門跑去，想把鑰匙轉過來，可是鎖的彈簧很緊，一定會發出聲音。恰好這時人家已在門的那一面敲門了。她一動也不動的站着；沒有回答，抓緊拳頭；她的心跳得很厲害，她沒有時間想到自己要怎樣做才能阻止這些人走進她家裏來。

門開了，華利亞呆地擋着進口，並且懷着不看見任何人和不談話的那種痛苦的希望，把眼睛望着一邊。

兩個女人進來了。一個相當高大，但不十分年輕。華利亞心裏想道：「一個胖婆，穿着一雙和衣裳毫不相配的螺旋毛襪。並且頭也沒有梳好」。那女人爬過樓梯之後，很厲害的喘息着。

另一個非常年輕。她的嘴唇抿得很緊，閒或自己注意到時，便勉強放鬆一點，可是馬上她又忘記了。她坐在沙發角上，安然把兩手交叉在膝上，再也不動一下。她的眼睛顯得乾澀，是用力睜開着的樣子。

「你們來幹什麼的？」華利亞不高興的問，她不知道要把自己的手放在什麼地方，她那雙手因為極想牢牢地抓住什麼而感到不常。

「你是華利亞·勒奈尼可瓦嗎？我們是來看你的。」

華利亞生氣着，聳一聳肩膀。

「爲什麼要來看我呢？我覺得莫明其妙。這事在我看來是有點異樣的。來看我……我們認都不認識。」

「假使我們對你有什麼妨礙的話」，年長的一個以一種猶疑的聲音說，「我們最好還是改一天來吧？」

華利亞終於制服了她的兩手；她把頭仰靠在椅背上。

「可不，我不過覺得有點意外罷了」。

「我們祇坐一會兒就走」。

「好的，好的」，華利亞乾脆的問答，「我並不責備你們」。

「我們是想來和你商量一點事情的。你不是已經決定了到達渥納亞去嗎？你不是的確有了這樣的打算嗎？」

「你爲什麼問我這話呢？」

「我們可以大家一道去」。

「難道你要到那邊去嗎？」

「當然啦。所以我說：大家一道旅行這才好啊，不是嗎？」

「你的家族和你一道去嗎？」

「全部，我一家五口。可是納荻亞是一個人去」。

「五個？這是很遠的。這不使你覺得害怕嗎？」

「爲什麼害怕呢？我們並不是到一個森林裏去」。

「但正是森林啦。四周都是森林……」

「……？這樣有什麼關係呢？那裏住得有人。不，我什麼掛慮都沒有，我想都沒有想到我們會害怕什麼。」

她嘆口氣，並且重又拙劣的回到她的話題上來：

「我們結伴走比較好些。」

「當然啦。可是我不大知道……我不相信我會到那邊去。你們最好是不要把我算在裏面。」

「你不用馬上決定。我們會再來的」。

「不，我不會去的。不會到那邊去的。我會走，但是是去別的地方。」

「可是你究竟想到什麼地方去呢？」年紀較大的那個不客氣的問，「還有小孩呢？」

「隨便什麼地方不是都行嗎？打個譬喻，我要到卡拉剛達也行。那邊的氣候很熱，對於小孩是不適宜的。我已把雷諾契卡放在一個托兒所裏」。

「這樣快嗎？」

「是啦。這個托兒所好極了。這事安頓得很好」。

「是的，不錯的」，感着幾分難過的胖婦人吃吃地說。

「我知道有些托兒所是不好的，可是這個很好，的確很好……」

華利亞發見自己非常興奮地說着，正像她在想要熱心地說服什麼人似的。

胖婦人面帶愁容的聽她說着，同時做出像是承認她有理由的樣子。

可是她終於歎口氣並且和婉地說：

「無論如何，我不會把我的孩子們送到一個托兒所去。聽我說吧，一個小孩子是少不了他的母親的……並且爲什麼要到卡拉剛達去

呢？」

「所長帶我參觀了一切。這是很有趣味的。每個小孩有着他的洗面巾掛在一隻壁鉤上，而爲着使得各人找到自己的洗面巾起見——他們都幼小，他們是不知道號碼的——人家在每個壁鉤上畫一隻甲虫，一隻小小的青蛙或是……我記不起許多了。種種色色的圖畫。這不是想得很好嗎？這很合我的意。」

華利亞突然停住並且保持着沉默。她所有的興奮已經過去了。一種克制的敵意重又佔據着她。她何須對她們說這一切呢？難道這使她們感到興味嗎？她們跑來了並且自己坐在沙發上。「至少這裝飾不佳的女人把她的襪子拉拉好也還罷了……剛一結婚，就讓自己馬虎起來。我不歡喜這類女人……並且，她們一定不是出於她們的自動而來的；她們一定是地方委員會派來的。祇要她們快快回去就好。」

「無論怎樣說來，了解孩子的事務……可是我比你年長……而且，年齡都沒有關係，可是我對你說這話祇是出於一片好心；我們最好還是大家一道去……帶着我們的小孩……他們會讓我們大家住在一塊的……你說這事怎樣呢？」

她瞧住華利亞，靦腆的笑着，並且惶恐的閃動着睫毛。她顯得疲倦而且可憐的樣子。她是那樣的掛於辭令，以致什麼結果都沒有。華利亞本人都可憐她起來，躲閃着她的視線對她說：

「好的，讓我考慮考慮吧。」

年輕的那個，在談話當中始終保持着沉默，她那雙乾澀而像燃燒似的眼睛一直凝視着前面，這時微微一笑，却並沒鬆開她的嘴唇。「她懂了，她沒有相信我的話，華利亞心里想。」

大家立起了身。三人一齊走到那半明半暗的過道口上，這時不知怎麼一來那胖婦人却談起她們應當互助的話來。這是顯得拙劣而不適當的。

年輕的那個帶着謹慎的神情告辭着。她說道：「你不應當拒絕的。我們在那邊會很好的。」這完全出乎華利亞的意外。

「你到過那邊嗎？」

「納狄亞是住在那邊的，」胖大的那個迅速地插嘴說。「她是到這邊來休假的。」

「你有一些親屬在那邊嗎？」華利亞突然感到了興趣，轉過身來對她說。

「我和我的丈夫在那邊住過，」年輕的那個聲調不變的回答，「可是現在人家把他打死了，他也一樣。」

她的臉孔好像冰凍了一樣。

華利亞覺得地在她腳下慢慢的搖動起來，並且她覺得這時才第一次看到自己居中立着的那暗黑的過道口，衣架和鏡，和那兩個女人。

「等一等」，她說，「稍微等一等。那麼，你也……」

「你難道沒有憤得嗎？……已經發生了大的戰鬥。而我們三個都失去了親愛的人。」

「等一等」，華利亞低聲說，她因爲突然覺出自己的錯誤而非常的不安，非常的慚愧。「你……你願意把你的姓名告訴我嗎？你姓什麼呢？」

「我丈夫叫巴拉勾夫」，那胖婦人說。「你知道這名字嗎？」

「是啦」，華利亞絕望的叫說。「是啦，我當然認識這名字的，巴拉勾夫嗎？」——她害怕說出什麼不應當說的話來，停住不響了。

「巴拉勾夫……」但她還是低低地重說一遍。「他在信上對我說起過他……」而且她還說道：「——你知道嗎，我收到一些信……你懂得嗎？信現在還有得來。信一直繼續來到……」

「是嗎？」巴拉勾夫太太以一種完全異樣的，像提琴的絃一樣緊張的聲調問。

華利亞抬起眼睛，看到年輕的那個把頭仰得更高，同時保持着毫不動情的臉色。

巴拉勾夫太太非常頹唐地坐在鏡前的一隻小凳上哭泣起來，她的額頭在自己白而肥的手中。

華利亞伏下身子，撫摸着那女人的散亂而多絨毛的頭髮，想使她抬起頭來；她的臉孔濕濕的，鼻子紅了，顯出動人的樣子。在華利亞

幼小的時候，當她患着那樣厲害的，甚至有生命危險的白喉症，後來忽然痊愈起來時，她的母親曾經有過這樣的臉孔。華利亞第一次在陌生的女人面前哭泣起來了。至於另一個客人納狄亞，却站在她旁邊，把頭抬得高高的，肩靠着板壁，頰按着壁紙。她拿了一雙睜得大大的眼睛凝視着天花板，並不拭去那從眼臉當中湧出，弄濕了睫毛且在頰上亂滾着的淚水；她的臉孔鎮靜如恆，僅祇她的乾燥的嘴唇彷彿為口渴所苦惱的，已經鬆開來了。

「……我親愛的小華利亞，我知道你是勇敢而且懂事的。你會克制你的感情。我們去打過仗了。一切都是臨時發生的。發出警報的時候，我們才起來。走了好一段路後，我們便展開隊伍，筆直向前打起仗來。」

「如果你看到了我的部下啊！這並不是第一年我認識他們。我會看見他們到聯軍來的。這都是一些頭髮亂蓬蓬的，穿着棉襖和粗大衣的傢伙。他們有着一些小小的用皮子反包着的箱子。他們在練習簿上細心地抄着我的講義，接連幾點鐘幾點鐘的玩着手風琴，晚上就剪貼壁報，而在演習進攻的時候則微笑着，大聲吶喊着。」

「多少次我會使他們跳出戰壕，在撲滅的機關鎗聲和空的步鎗射擊聲中領着他們進攻啊！可是昨天，在五分鐘的集會以後，我們便穿過那片叢生着蘆葦的地方，並且停止在那蘆葦地的盡頭。我舉了手臂，而我覺得手臂上有一股那樣大的力氣，連我自己都喘不過氣來。我很快地在沒有掩蔽的地上走着。而所有的人一同走着。在這一瞬間：我怎樣對你說好呢？……我恰巧成了我一生夢想着要做的（關於這，你比任何人知道得更加清楚）但却沒有一直做到的人。你懂得嗎？我高興我自己，也許是嗎？因為我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冒着炮火的危險啊。這一切都顯得非常簡單。我們跳躍着由這一條戰線進到另一條戰線；而後面有着我們的土地，一片不單從詩意上說是屬於我們，實際上也是我們的集體的農場的土壤，「海濱的同志」，我們的嶄新的小城，此外便是鐵路，和那些西伯利亞的大城市；而在遠遠的地方，莫斯科，在那邊，有着你和蕾諾契卡，和所有我們的親族。在我們前

面，我們也有着幾千幾萬米突的我們的土地，和埋伏在那里的日本人。我們每躍進一次，當我們上着刺刀衝鋒時，這地面便縮小一百米突左右。巴拉勾夫昨天陣亡了。你去找找他的女人，去看着她，去安慰安慰她，並且講點道理給她聽。你會想得出應該要說的話來。你可以對她說他死得非常光榮。因為她原來預備到這里來的，也許該勸她來這里。這里，在曾和她丈夫並肩作戰的人們當中，她比較不易沉浸在她的痛苦里面；她可以看到這事發生得怎樣簡單和自然；在這里，任何人不要着自己的渺小的「命運」而顫慄，每個人都只想着公共的命運，全蘇維埃人民的偉大的命運。

「總之，你去對她說吧，你比我更加明白應當怎樣說的。」
「我沒有功夫把詳細情形說給你聽。你不要着急，不要去設想一些可怖的景象。」

在這地方，簡潔而又圓潤的書法突然改變了。以下的字句是匆促間潦草寫成的，字與字之間都沒有隔斷：

「我急着要寫完。我要把信寄走。我不便把它帶在自己身邊。我有種種關於個人的事情沒有功夫說出來；我只剩了一分半鐘。我相信如果有十年的光陰給我支配，我也還會覺得太少的。我就此結束。我愛你。我信託着你。我們動身了。」

隨着便是簽名，匆匆劃下的一個字母：R。

這封信寫着九號的日子。再沒有別的信可等了。
電報上的日子是十號。

華利亞想：「這是最後的信了」，但却不能這樣相信……她反覆的想：「再沒有信了」，可是在她靈魂的深處繼續存在一種模糊而又執着的希望：到晚邊五點鐘的時候，人家會來按門鈴，她會去開門並且看到那帶着大皮包的郵差。於是還有一封信。

幾天之後，當真有人來按門鈴，是郵差來了；華利亞拆開信封，看到了一些陌生的字體並且讀了最初的幾行；直到這時，她才明白從她剛接到電報的那天起，以至那些信繼續到來的期間，在她靈魂的深處，她不會有一分鐘真的相信她的丈夫已經死了。

那封信寫着：

「寫給我們親愛的同志華利亞·勒赤尼可瓦——這封信是由受傷的紅軍兵士斯莫洛古羅夫·伊凡，克樂列夫·羅斯狄斯拉夫和舍勒麥狄耶夫·亞勒采寄的。你好，親愛的華利亞同志！我們是屬於您丈夫指揮的那個中隊的；我們現在醫院治療，而我們想到當我們愉快地轉回我們親愛的聯隊，我們在那里再看不到我們的中隊長勒赤尼可夫，被敵人打死的我們的親愛的指揮官同志和您的親愛的丈夫時，我們便非常難過。」

「您一定希望我們趕快把我們指揮官臨終時的情形和他最後的話告訴您的。」

「可是開頭，我們三人，紅軍兵士斯莫洛古羅夫、克樂列夫和舍勒麥狄耶夫，我們謹向您——他的勇敢的戰鬥的伴侶——宣誓，在進攻的時候，我們自始至終沒有離開過領着我們前進的中隊長一步；我們沒有一分鐘背棄過他，並且我們是隨着時刻變化的需要，用我們的大力和刺刀將他護衛到底的。這是我們司令部和同中隊的戰鬥同志可以向您證明的。從開始進攻的時候起，不到四十分鐘，我們的中隊長便第一次在肩上受了傷。」

「華利亞同志，您得明白這是最光榮的創傷，因為中隊長是在舉起手時，身先士卒，奮勇作戰時受傷了的。」

「霎時之後，他也許第二次受傷了，因為我們突然發見他跛着腳走路了。他一面繼續跛着，一面取下保險環用左手擲出一隻手榴彈。」

「在他身旁的克樂列夫看見他皺了眉頭。在這猛烈的舉動以後，中隊長勒赤尼可夫同志察覺出人家在望着他，他對克樂列夫同志笑了笑，用手指着前面並說了幾句話，但因有大砲、機關鎗和步鎗的騾音，我們沒有聽出他講的是什麼。於是他又跛走起來，他大概走了三四十步光景，直到他從敵人那面受到第三次也即是最後一次的創傷，才完全跌倒下去。」

「我們跑去扶他，想把他抬到有掩蔽的地方，可是他搖頭拒絕。他呼吸得非常困難，我們懂得一切救護都沒有用了。」

「現在，親愛的華利亞同志，我們想要把我們親愛的中隊長勒赤

尼可夫同志最後的話語傳達給您。我們想要轉給您很多的話語，可是，因為我們絕對不敢向您撒謊，我們祇得老實告訴您：他什麼都沒有說。」

「但是一個睡在地上，已經不能說話，却舉起壯健的手，把自己握着的手榴彈遞給我們的人，他心裏藏着怎樣的話語和思想，我們相信您是不難理解的。這隻手榴彈，斯莫洛古羅夫把它接了過來，並且謹慎地把它一直拿到日本人的最後防線，他在那里用它擲擊日本人的機關鎗。」

「雖然一向沒有會見過您，但却深深的認識被敵人打死了的我們的指揮官勒赤尼可夫，因此我們毫不懷疑他所熱愛的夫人——他的戰鬥的伴侶華利亞·勒赤尼可瓦應當是個怎樣的人，也就是這個緣故，我們才沒有聽從許多同志提供給我們的意見，這即是說：將經過的一切說得緩和一一點，或是用比較模糊的話來說。那麼，不，我們把事情照實說了。」

「至於一般的形勢，您一定知道戰事是怎樣開始的：日本軍隊進攻得相當敏捷，他們用着一些人數衆多的隊伍攻擊寥寥無幾的我們邊境的守軍；看到這種卑劣的舉動，我們的野戰軍便開到了。於是情勢嚴重起來；彼此都要給對方以打擊；我們會稍稍玩弄了一下我們的技術、飛機、坦克等等，並且我們去進攻了他們的防地。他們的打擊沒有抵得住我們的打擊，我們在自己所熟識的高地昇起了我們的紅旗，而這紅旗是的確有權在那裏出現的。」

「我們就此結束我們的信吧。華利亞同志，我們祝您生活安適。現在我們沒有多少希望在轉回聯隊時看到您，可是假使您決定帶着您的小女孩到這邊來時，我們會像接待我們最親愛的同志和我們最親愛的姊妹一樣接待您，而這對於我們會是一個大的節慶。」

信是用漂亮的字體寫的，並且用同樣的字體簽着「舍勒麥狄耶夫·亞勒采」的名字。而在下面，我們看到粗粗的字簽着「斯莫洛古羅夫·伊凡」和用小字斜斜地寫着：「羅斯狄斯拉夫·克樂列夫」。

秋季的日子一天接着一天過去。天氣變得比較多雨和寒冷了，人們突然覺得像冬季一樣在家裏比在街上好些。晚邊，大家不得不關上窗戶並且不想出門了。

這樣便到了所有的信都已收到並已看過的那天，到了再也沒有什麼可以等待，但卻不得不生活，仍舊不得不生活的那天。

這是一個陰鬱的早晨，一個那種使你希望已是夜晚的早晨。因為下雨的緣故，房間裏面很暗；細小的雨滴落在地上慢慢地散開來。雨一直不停地落着，落在屋頂上和石子路上，遮斷了白天的光線，並且以一種緊急的音律打在窗戶底下。

納荻亞靜靜地坐在長沙發的角上，坐在她第一次來訪時選定的那熟悉的位子上。她每天早晨都來的。

當那些信還有得來時，她拿着那些信靜靜地看着。兩個女人從來都不說話。

「你怎麼的？」納荻亞問道。

華利亞站在窗前，一聲不響地把額角靠着褪色的玻璃。

「沒有什麼。可是為什麼老是下雨呢？」

「讓它去下吧，有什麼關係呢？我們該做點什麼事情。我們却又着手臂不動。我們動手從容不迫地收拾東西吧。」

「是的，不錯的。」

華利亞並沒有轉過身來，却聽到納荻亞離開了沙發的響聲。

「你的小提箱裏有些什麼東西呢？」

「一些書籍。」

「應該帶去。把所有的書都帶去。這是少不了的。」

「可是裏面有些是沒有用處的。」

「我來給你選擇一下，好嗎？」

「好的，」華利亞回答。

她從容不迫地到小孩房裏去了。

納荻亞呆呆地聽着她，聳起了耳朵。

沒有任何聲音從華利亞隱退的房裏傳出。

「又來了嗎？」納荻亞問，她的聲音里含着的一種溫和的責備。可

是沒有任何人從那異常靜寂的小孩的臥房裏回答。

「你又開始了嗎，華利亞？」納荻亞再問一遍。

「可是難道這能永遠忘掉嗎？」華利亞在另一個房間里以一種疲倦的聲音低低地說。

「不。我們是深深地身受着，在身體里面受着這個創傷的。這正像我們生了病，病好了，但里面還有一點東西在作痛。不是嗎？」

「你沒有像我一樣病過。」

「可是有的！每個人都有這樣的經驗。這算不了什麼。」

華利亞獨自在那滿屋陰霾的房裏。她靠着小孩的床架的較低一頭，瞧着微着的光亮的門框子。

她聽到納荻亞把書籍攤在地板上面發出的亂雜的聲音。

「好多的書啊！」納荻亞說。「還有一大堆呢。」

沒有人從小孩房裏回答。沒有一點聲音。納荻亞不安起來，把一本書放在一旁。

「你又開始了嗎？」

華利亞又靜默了一分鐘，終於不高興地回答：

「沒有。」

「究竟怎麼的？你一直想着那事嗎？」

「沒有。」

「可是有的！你想什麼呢？」

「我忘了他長着怎樣的臉孔。」

「你說的不是真話。」

「是真的。我記得起來，我。你懂得嗎？我！可是我的兩隻手現在却記不起它來了。你知道嗎？當我把他的臉孔捧在手上並且把它緊壓着。我的兩隻手已經記不起來了。」

「你老是提到這事……又提到這事！」

「如果你會認識他啊！」

「我知道他是怎樣的人。」

「不，如果你一生會見過他一次啊！」

「你要和我談他嗎？」

「不」，華利亞說，她停了一停又說：「不，我以後不再這樣了。」

「爲什麼呢？」

「我不願和任何人談他。」

納萊亞浮起一個蒼白的微笑，並且重又開始整理着書籍。

「華利亞！」她突然說。「這斯章氏手鎗是誰的？」

「在哪里？」

「你不是明明知道的嗎？在這里，在這些書籍底下。這手鎗是誰的？」

「是我丈夫的。」

「爲什麼放在這些書底下呢？它上了子彈的。你許我把子彈取出嗎？藏着一支上了子彈的手鎗是不好的。」

她跪在地上，向開着的門回過頭去。豎起了耳朵。她手上拿着手鎗。

「你聽到嗎，華利亞？」她以一種祈禱的音調再說一遍。

「隨你的便吧」，華利亞溫和地說。「不錯，這是不好的。應當把子彈取出」。

(註一)奧斯利茨(Austerlitz)是以前與國莫拉維(Moravia)省的一個城市，歐戰後改屬捷克。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二日，拿破侖在此擊敗奧俄聯軍。

(註二)Biala是西伯利亞一帶廣大的松林。

(註三)柏納多特(Charles Bernadotte, 1763—1844)莫拉(Joachim Murat, 1767—1815)，郎勒斯(Jean Lannes, 1769—1809)都是拿破侖麾下的名將。

鵝 蚌

路 凡

(本文由第一二三頁轉來)

腿。

人羣又轉向這邊的兩個：炭鏟

果炯炯的眼光在裹着圍巾的前額下

烟着。兩隻胳膊模糊地塗着血漬，

血線不斷地在拉長着，他咬緊牙根

在盯着小六說，旁邊伙夫二在慘沮

地哀叫着，腿上一隻茶杯大的一

個窟窿。

官長憤懣地走過去，用不熟稔的語言罵着，聲音是那麼難聽，他

連連地舉起腳向那兩個踢去，踢皮球似的，一下又一下，似乎他的

除失望就洩在這上面。

炭鏟果的嘴巴像縫着了似的，

沒有聲響；伙夫二閉着眼顫聲地哀

喊着，聲音直刺進人們的心坎，那

麼悽慘地叫人長出了膽粟，他哆嗦

着迸出斷續的話：

「早知道……是一個娘體騰出來的……我那夜……也把五株龍眼

樹剝了……可惜……只截了幾下……

……」

棺材槓同小六慈互盯着，沒有一句話，眼光晶晶地在傳遞……

……

棺材槓又摸出了盒子槍，輕輕地拉一下……

「叭啞！」

那個官長倒下去了，他挺快地又拉一下，扣上板機，又一個倒下

……

小六慈銳聲地說着，那三個趨

向叢莽裏去。

「叭啞，啞，叭啞，啞……」

「怎麼！」

小六慈同天罡棟怔了一下。

「……」

沒有答腔，風霍霍地在漾着划船的聲音，鹽船悄悄地穿過橋洞了

……

「叭啞，叭啞，啞，啞，叭啞，啞……」

四周密集地傳來槍聲。

「完了，鹽兵大隊來了……」

……

小六慈銳聲地說着，那三個趨

向叢莽裏去。

「叭啞，啞，叭啞，啞……」

……

槍聲響得更近了……

……



燈

葛 兮

燈，生命的火焰

靈魂的眼睛

那永遠用自己的光亮指引迷途者的紅色的燈塔

遠航的船帶一身疲乏，駛進沉鬱的港口了
那永遠用自己的光亮招致旅人的荒谷的微弱底燈

長途跋涉的漢子帶着尋夢的眼睛投入溫暖的茅店了。

燈，智慧的源泉

隱秘的探求者

沒有燈的黑夜，我們便成了盲人

沒有燈的黑夜，靈魂會迷失在莽原上

沒有燈的黑夜，生命會喪掉了光彩

沒有燈的黑夜，宇宙是一座大囚牢

燈，魅人的生命的火焰呵

在黑暗中顫燃着，顫燃着

也難怪那些愛光明的飛蟲

不願顛撲在黑夜裏

情願燒死在燈下

難怪有些望不見燈光之夜鳥

在沉黑的密林裏

長夜啼泣

難怪那個孤獨的賣火柴的窮女孩
在一個寒冷的聖誕節的晚上
燃起一根根火柴的光，在黑暗的街角
摸索溫暖的夢。

燈，美和幸福的泉源

誰不跨進一座燈光燦爛的城市

笑逐顏開呢。

誰不行進在一條燈火亮到天邊的道路上

起看幸福的憧憬呢。

誰不提看紅燈穿越沉黑的草原

胆兒更壯大了些呢。

燈，把幸福的夢境為我們鋪張

把黑夜遮蔽的現實重新讓我們看見

燈光下的世界何等美麗呵

璀璨的燈輝

照耀着我們理想的船隻

航行在無邊的光海裏

到處都是生命的光波，到處都是動人的曲調……

即使在荒寒的雞毛店，在陰鬱的茅舍

燈光仍是那樣微妙地逼肖地

繪製我們年青的影子在壁上

——那魔一般美麗的壯健的影子呵

我們嘻戲地相對而笑了。

在美麗的燈光下，我們共讀一篇未來世界

的計劃吧

在美麗的燈光下，我們共享一篇對黑暗和

暴力的抗議書吧

在美麗的燈光下，我們設計一場驚人的戰鬥吧

在美麗的燈光下，讓我們的心和心溶合着，

手和手扣緊着

感謝燈，會聚我們在溫暖的斗室裏

使我們由生疏的路人，成為親密的同志。

燈，魅人的生命的火焰呵

那是我的眼睛，你的眼睛，他的眼睛

永遠用顫抖的光輝

窺視着沉深的夜

窺視着隱匿在夜之面紗下的邪惡的私語的靈魂

窺視着權權的鄉村的寒槍

窺視着詭計的都市的祕密

燈，總歡喜在黑暗的深處

顫燃着，顫燃着

總不願閉上光亮的眼睛

燈，魅人的生命的火焰呵

那是我的心，你的心，他的心

永遠在沉默的夜裏思索着

思索着更美麗更自由的人生

思索着天堂，思索着地獄

思索着黑夜翅下

那個更光艷的人類的黎明

燈，總歡喜在黑暗的深處

顫燃着，顫燃着

總不願闔上明慧的心

燈，它將自己所有的生命力

都化成了光……

有毒的「野玫瑰」

谷虹

假如要我指出抗戰以後的最壞的一部劇本，那就是陳銓教授的「野玫瑰」。無論是在意識方面和寫作的技巧上，都有着非常惡劣的傾向。

「野玫瑰」是描寫中國反間諜工作人員和漢奸的鬥爭的故事。看起來，這劇本該是「抗戰」的，最少他應該做到揭發漢奸的賣國罪行、表揚我國反間諜人員的英勇苦鬥的；但事實上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作者在這個劇本裏却在替漢奸們找理論根據，他把漢奸王立民寫成一個意志堅強的英雄，而把我們的反間諜人員寫成了只會談戀愛的笨蛋人物……想不到吧？在抗戰進入更艱難痛苦的今天，在我們的大後方竟還有這種危言聳聽的劇本產生，這也許是頗令人驚奇的！

其實，這也並不十分奇怪。一個作者的世界觀是直接影響其作品的。假如我們還不健忘，該記起前些日子裏在我們的大後方曾經有過一個所謂「戰國策」的刊物？這一派裏的一些教授老爺們，他們把目前的世界大戰拉回到戰國時代去，據他們的解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正義戰和真理的，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全是爲着利害關係，互相廝殺，互相吞併，只有強者才適於生存，弱者是活該滅亡的。這種歪曲的「理論」，曾經有人給予嚴正的抨擊，這種危險的思想，現在仍潛伏在某一些人的心裏，正在待機而發。

「野玫瑰」的作者陳銓教授，就是「戰國策」旗下的一員，在這一個劇本裏，他仍然是在重覆着這一套「理論」的。所以在這一劇裏，我們從頭到尾可以看到陳銓教授在幕後，藉着劇中人的嘴，來發揮他的那一套理論。他像變戲法似的，一會兒他掛起鬍子，裝作王立民：「……政治比我的生命還要緊的。假如我拋棄政治呢？」「政治本來就是不擇手段的。」「……國家是抽象的，個人才是具體的，假如國家壓迫個人的自己，個人爲甚麼不背叛國家！」「……我也許是一個壞人，我決不是一個偽君子，我承認我是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時代環境不容許我作「治世的能臣」但是我的內心是誠懇的。……」

「……我在政治上失望了多年，雖然不少事情作，始終沒有真正的勢力，好容易遇着一次大轉變，我才有一個翻身的機會，我能够放過他嗎？並且我早就知道我已是一個快死的人，不在我死以前趕快作一番事業，我這一生就完了，我那兒顧得了這樣多？」「……有鉄一般的意思，我赤手空拳自己打出一個天下來，世界上的力量，能够摧毀我的身體，不能够征服我的內心，我要別人尊重我，我決不要人可憐我……」

一會兒，他又穿起旗袍，搖身裏說：「……一個人活着，就不能變成夏娃華——在劇裏，她是王立民的妻子，也是中國方面的反間諜人員——扭扭捏捏地說：「……人生就像演戲一樣，那怎麼認得真，我們既然粉墨登場，也就只好隨便唱！等到夜闌人散，一切是非善惡，喜怒哀樂，很快地就被人忘記得乾乾淨淨地了。」「我也許同他一樣，但是我們做女人的人，中國社會根本不讓我們有多少作事的機會，我們只有「嫁雞隨雞，嫁犬隨犬」，他既然是我的丈夫，我就應該幫助他，保護他，因爲他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

一會兒，他裝着一副「愛國」的面孔，扮作中國的反間諜人員劉雲樵，但仍然藉他的嘴上發揮着那套「理論」：「現在的世界，根本就是一个殘酷的世界，你不殺掉別人，別人就要殺掉你，姑夫既然替日本人作事，自然時時刻刻有許多入想謀害他，……前兩天西河灣的那一個炸彈，要是快一秒鐘，他已經沒有命了，他不殺人怎麼成呢？」「……處在現在的時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薛汝康既然要加入海擊隊，是他自己找死，你就讓他死好了。……」

甚至，他還藉着丫頭秋痕的嘴裏說：「……一個人活着，就不能

不吃飯。」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不管這些話作者是藉着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身份講出——不管他是漢奸也好，是中國的叛間諜人員也好，但是歸納起來，這却是一套「完整的「理論」——也就是「戰國策」派所宣傳過的那套「理論」，照這套「理論」的說法：「人生就像演戲一樣」，不能「認得真」，「一切是非善惡，……很快地就被人忘記得乾乾淨淨地了。」而且，現在的世界是個「殘酷的世界」，「你不解決別人，別人就會解決你。」所以，這世界根本無所謂公理和正義，人和人之間只有利害關係，大家互相利用，互相殘殺而已。因之，一個「內心誠懇」的，「有缺一般的意志的人，因為在政治上沒有「真正的勢力」，「時代環境」不容許他做「治世的能臣」，所以只好當了漢奸，不圖「留芳百世」，曹願「遺臭萬年」了。至於漢奸之屠殺愛國份子，那也是有着「理論的根據」的，因為「你不殺掉別人，別人就會殺掉你」，殺人者是為了要保全自己的地位和生命，不得不殺人的，至於被殺者，那是自己找死，「活該」！這和汪逆精衛之流的漢奸理論有何不同——也許還

更要澈底些吧？

或許有人以為我在上面所引的劉雲樵和夏豔華所說的話，那是為了工作的關係，故意說着的反話，不足作為論據的。這，我認為陳銓教授並不是小孩子，這一點小聰明是還有的，假如不是用這種方式來寫的話，假如不是掛着「抗戰」的招牌的話，那這個劇本也就不會到處上演了。

我們不願意把陳銓教授解釋成是故意在替漢奸現身說法——這並不是陳銓教授有甚麼值得我們敬愛之處，而是我們不願意看到在我們抗戰陣營裏居然還有這種替漢奸現身說法的人的存在——那裏就讓我們退一步來說吧，縱使陳銓教授並不是故意在替漢奸找理論根據，那就證明他對於題材把握的無力，他使王立民的「漢奸理論」說得够「冠冕堂皇」；劉雲樵和夏豔華只是說着反話，作者並沒有機會使他們說着正面的話，雖然王立民的女兒曼麗曾經企圖說服她的父親，但是她的話是那地無力，完全被她的父親的「理論」給折服了，譬如，在第二幕裏，當王立民說着「假如國家壓迫個人的自由，個人為甚麼不肯叛國家」時，牠們之間有一段對話——

曼：父親，我認爲自由不應該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上講。應當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講，因為民族沒有自由，個人就沒有自由。

立：這是理論，不是事實。曼：怎麼不是事實，就拿南京來說吧，自從日本人佔據以後，多少中國人民已經失掉了他們的自由？

立：但是我並沒有失掉了我的自由，而且增加了我的自由。曼：這是因爲日本人還沒有完全征服中國，一時要利用你，等到他們目的達到，他們對你就不會這樣客氣！

立：到那個時候我已經死了。曼：你的女兒呢？

立：女兒的事情只有讓女兒自己來負責，我管不着。

於是，引起了王立民的那「治世的能臣」的一段話。結果，所剩下給觀衆的印象，只是王立民的「英雄主義」，和他的那一套漂亮的「理論」。所以，不管是有意地或無意地，陳銓教授無論如何是不能够推却這替漢奸找理論根據的責任的。

那麼，在寫作的技巧上，「野玫瑰」有什麼可取的地方沒有？

那個，好像有些人頗爲讚賞牠的對話美麗。好，就讓我們花些時間來讀讀對話吧。

「野玫瑰」的作者對於對話的處理，是頗有「機智」的，他的角色關心着漂亮的修辭學，甜蜜的感傷性；他的感情滑潤而脆弱，把積極的東西，寫成了含淚的抒情詩的東西。但是，這種人物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

還有，在本劇裏每一個人物的對話，都是沒有顧到劇中人的身份，不通過性格的，連丫頭和僕人，講話都是那「美麗」，而滿有「機智」的；劇中的人物，都在重覆着作者藉着他們嘴上所說的思想，裏面許多對話，是可以調換隨意的，可以由僕人王立的嘴上說出，可以由漢奸王立民嘴上說出，也可以由劉雲樵、夏豔華等的嘴上說出，——這在陳銓教授，只是要把他的那一套「理論」灌到觀衆的耳鼓裏去，至於由甚麼人嘴裏說出，是無關大局的。這一切，使整個的劇本成爲世態插話和警句的雜拌兒，除此以外，便空無一物了。這種「美麗」的對話，是掩飾着自己內心的無力、貧弱、和無能的。

A·托爾斯泰說：「演劇中藝術唯一的客體是人。戲劇作家所有的工具，只有對話一種。戲劇作家必須把自己的個性溶解在幾十個人物里，必須用他們的聲音說話。」但陳銓教授在「野玫瑰」裏，却是叫所有的劇中人都用着他自己的聲音說話。因為沒有通過劇中人各自的個性表現，所有的人物便都是架空的。這裏根本談不到典型人物的創造。假如在本劇裏一定要指出所謂「典型」的人物的話。有的，但只有一個，那便是躲在幕後，通過劇中人物而替漢奸現身說法的陳銓教授自己。

(三)

現在，讓我們更進一步，探討「野玫瑰」的主題吧。

「野玫瑰」的主題是甚麼？在本劇裏，有一段很「美麗」而「精彩」的對話，頗能說明他的主題，假如讀者不嫌厭煩，就讓我抄下來吧：

夏：唐朝的時候，有一家人生了一個孩子，五歲的時候，有一天一個和尚到他們家裏來化緣，別的都化不化，單單要

化這個孩子做徒弟，兩夫婦不肯，和尚說，不送給我這個孩子一定會死，和尚走了，孩子一連病了三天，看看只有一絲氣了，和尚忽然轉來，再對兩夫婦要孩子作徒弟，兩夫婦沒有辦法只好答應，和尚對着孩子說了幾句話，孩子立刻就起來了，跟着和尚到廟裏去，後來——

劉：後來怎麼樣呢？

夏：後來這個孩子長成人了，十二年天天在廟裏唸經拜佛，不敢出廟門一步，因為老和尚不允許他，有一天老和尚不在廟，小和尚心裏悶得慌，偷偷走出廟門，走了不多路，看見叢林邊有一朵野玫瑰，生得異常地鮮豔，他不知道這是甚麼，但是他心裏很喜歡，他呆呆地站在旁邊，甚麼都忘了，兩隻腳像生了根一樣，一步不能移動，這樣好久，老和尚轉來了，老和尚說——

劉：老和尚說甚麼呢？

夏：老和尚說，出家人應當戒除七情六慾，美麗的花是不應當看的，十幾年的道行，經這樣一看，根基就毀壞了，

從今以後，回廟裏再修練十年還有希望，要不然就墮落了，小和尚痛心追悔，回廟裏苦修苦練，老和尚把他鎖在後園，但是他心裏老是繫念着野玫瑰，睡里夢里，打坐參禪，沒有一刻能够忘記牠，這樣苦鬥了三年，依然沒有效果，最後他決心不顧一切，翻牆出去，跑到原來的地方去看野玫瑰，他發現野玫瑰已經——

劉：已經凋謝了是不是？

夏：不是，野玫瑰並沒有凋謝，牠開放着，還是同從前一樣地鮮豔，而且高興地歡迎他，可是在野玫瑰的旁邊，農人新栽了一株家玫瑰，氣味比野玫瑰香，顏色比野玫瑰美麗，小和尚變了，他轉了心不理會野玫瑰，用全付的心力，全付的靈魂，去欣賞家玫瑰。……

這裏夏豔華以野玫瑰自況，以小和尚指劉雲樵，而家玫瑰則是王立民的前妻的女兒曼麗。

劉雲樵老遠的從南方趕到北方去做反間諜工作，原來是去看野玫瑰，但結果却將家玫瑰移植了回去

：而野玫瑰豔華却成全了他們的好事，而「孤芳自賞」……這是一首多麼肉麻的抒情詩，但可惜這只是虛構的空中樓閣。作者把時代往後拉，還牽着劉雲樵的嘴替自己下個註脚：「……已經送進歷史博物館的東西，多半是值得人留戀的東西……」。但是，在抗戰的現時代裏，我們是不應該也不屑於迷戀着死去了的骷髏的。

(四)

對於陳銓教授的這種虛構着美麗的故事、用以替漢奸找理論根據、詆毀我國反間諜人員的巧妙的手法，倒是足夠令人咋舌的。

總之，「野玫瑰」是抗戰以後最壞的一部劇作。無論是在意識上和寫作的技巧上，都是有着非常惡劣的傾向。

在意識上，牠散播漢奸理論。在戲劇藝術方面，牠助長了頹廢的、傷感的、浪漫蒂克的惡劣傾向。所以，不僅是抗戰以後最壞的一部劇本，也可以說是最有毒素的一部劇本。

現代青年 第六卷第二期要目

卷頭言(三篇).....	陳培光等
人生與服務.....	劉建緒
北非戰局與地中海(大戰分析).....	蔡振揚
納粹魔掌下的言論.....	嘯冬
中學畢業生的升學問題(青年問題).....	梅仁
我們要越過高原再上進(學習方法).....	蕭之
談談歷史觀.....	蕭之
蘇聯的戰時首都.....	蕭之
展開滑翔運動.....	蕭之
懼怕(心理漫談).....	蕭之
白血球.....	蕭之
英語的代用品(英語講話).....	蕭之
意想不到的數(數學小品).....	蕭之
一位典型的化學工程師(人物介紹).....	蕭之
散文二題.....	蕭之
九龍江之歌.....	蕭之

零售每冊八角 預定三個月二元四角 半年四元八角

改 進

第六卷 第五期日期錄

潛伏的心力(特稿).....	F. G. 威克斯作
戰後的世界問題.....	張貽惠譯
戰後的帝國主義：一個民主主義的解決方案.....	美國 A. 維同作
美國兩面作戰論.....	鄭庭椿譯
蘇聯的抵抗力量.....	黃照暹
蘇聯的高加索油田.....	美國前任駐蘇大使台維斯作
波爾·賴伐爾：法國的納粹.....	美國 B. 黑敦作
阿富汗——沒有邊界的國家(特稿).....	鄭庭椿譯
二十年來中國之校雜學(特稿).....	E. 彭勳作
恨.....	F. 蒙蘭德作
	味 蕊 譯
	葉長青
	楊一心

現代兒童 第六卷 第三期 要目

蟬兒滿樹叫(八一三紀念兒歌).....	徐真
學法 昆蟲標本製作法.....	陳錫引
怎樣學習作文.....	羅聯嘉
書是怎樣印出來的?.....	綠夢
蛙(動物生活).....	均凡
打呵欠知伸懶腰(我們的生理).....	潘若
飛機(小工藝).....	江象南
星哥兒(童話).....	O. 王爾德作
兒童壁報.....	徐君濤譯
	杏庭

零售每冊伍角 三個月一元五角 半年三元

改 進 出 版 社 發 行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〇八五號
 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福建省政府登記證警字第八〇八五號



福建省企業特種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省營事業之一——

· 經濟部備案 ·

資 金 —— 國幣壹千五百萬元
 業 務 —— 經營本省工礦實業

出品種類

機粗精機土供
 器細鞋製木給
 工布皮麵建電
 具匹革粉築力
 電改特提美化
 信良效煉術工
 器紙肥酒工藥
 材張料精藝料

寄即索函本機書明說錄目有備多尙品出他共

永安辦事處	永安	福州辦事處	南平	浙江辦事處	金華	浦城通訊處	浦城	第一中心工廠	南平	印刷廠	南平	紡織廠	南平	麵粉廠	南平	造紙廠	南平	肥料廠	南平	皮革廠	南平	工藝廠	沙縣	酒精廠	建甌	煉糖廠	南平	器材廠	永安	煤礦廠	永安	永安電廠	永安	沙縣電廠	沙縣	南平電廠	南平	建甌電廠	建甌	龍岩電廠	龍岩	漳州電廠	漳州	仙遊電廠	仙遊	南平福利醫院	南平	南平福利小學	南平	南平消費合作社	南平	南平福利農場	南平	邵武福利農場	邵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期定價一元

郵政信箱
 南平第五號

自動電話
 三〇四
 二〇九

無線電報
 〇二一〇

總公司
 福建南平